

支那
撰述

禪宗頌古略集

卷二十一
五



C40
4514
247

C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與武州紫雲山
我微安坊院所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6 64853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與武州紫雲山
我微安坊院所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一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之餘

南嶽下後第三世之餘

五臺山秘魔巖和尚

嗣永泰端

常持一木杈每

見僧來禮拜卽杈却頸曰那箇魔魅教汝出家
那箇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杈下死道不得也
杈下死速道速道學徒鮮有對者一日霍山通
和尚訪師纔見不禮拜便攬入懷裏師拊通背

三下通起拍手曰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便回

頌曰

梨荒老倒眼彌麻自救無療更持杈嶺南獵獠當時
洞山聰

見一棒打殺這魔家秘魔巖下坐擎杈來者教伊識本家苦切爲君都不
汾陽昭

薦失却真杈捉妄杈把斷重津過者難擎杈須信髑髏乾霍山到後知端
雪竇顯

的同死同生未足觀叔姪相逢兩不猜到頭撫背似癡獸回首恐人生恠
黃龍素

笑報云千里賺予來

手把長杈坐要津乾坤誰是妄遊人當時若遇英雄
漢往往反成脚下塵
佛印元

自誇獨握誅龍劒及遇真龍不奈何也似將軍空索
戰無功徒枉動干戈
海印信

秘魔杈子動家邦來往禪人被死降禪佛單刀直入
處始知項羽到烏江
崇勝洪

道得無言杈下死霍山猛跳入懷中三千里外虛相
賺更有何人透此宗
夢菴信

續收杈下要分生死路霍山直拔透重關雖然賺我三
千里瞎却衆生眼萬千
訥堂思

巖崖之處無處捕貐去却藥忌露當門齒杈下放身
捨命箇裏如龍得水三千里外賺吾來捋虎鬚兮捉

虎尾

惠通旦

拈得便用胡麻厮繳冷地看來知恩者少

月林觀

急水灘頭把釣竿洪波洶湧暮江寒錦鱗也解隨鈎
上一吸滄溟徹底乾

率菴琮

秘魔爲法力求人特地擎杈據要津剛被霍山懷裏

唵菴瑤金

坐至今有理不能伸

威風凜凜不容攀跳入懷中便解顏不是酒腸寬似
海爭知詩膽大如山

雪菴瑤

增

湖南祇林和尚

嗣永泰端

每叱文殊普賢皆爲

精魅手持木劒自謂降魔纔見僧來叅便曰魔
來也魔來也以劒亂揮歸方丈如是十二年後
置劒無言僧問十二年前爲甚麼降魔師曰賊
不打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爲甚麼不降魔師曰
賊不打貧兒家

頌曰

信手揮來一一親祇林劒下絕烟塵太平曲調無人

心聞實

會孤負皇家定亂人

無魔無我已降魔添得時人眼裏花今日鏤鐫無用
處也知賊不打貧家

雪菴瑤

劒有魔益熾劒無魔自清只顧降魔全失照不知身
是老魔精

皖山疑

增

河中公畿和尚

嗣章敬憚

因往羅漢路路逢一

騎牛翁師曰羅漢路向什麼處去翁拍牛云道
道師喝曰這畜生翁曰羅漢路向什麼處去師
却拍牛曰道道翁曰直饒與麼猶少蹄角在師
便打翁便拍牛走 頌曰

問路指路兩無差互彼此拍牛有放有收機鋒相觸
針芥相投蕩蕩一條羅漢路大家把手去來休

如

庵用

六祖下第五世之一

南嶽下第四世之一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

嗣黃蘗

初在黃蘗隨衆叅

侍時堂中第一座

卽睦州

勉令問話師乃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的的意蘗便打如是三問三遭打

遂告辭第一座云早承激勸問話惟蒙和尚賜

棒所恨愚魯且往諸方行脚去座遂告蘗云義

玄雖後生却甚奇特來辭時願更垂提誘來日

師辭蘗蘗指往大愚師遂叅大愚愚問曰什麼

處來師曰黃蘗來愚曰有何言教師曰親問西

來的的意蒙和尚便打如是三問三轉被打不

知過在什麼處愚曰黃蘗恁麼老婆爲汝得徹
困猶覓過在師於是大悟曰佛法也無多子愚
乃搗師衣領曰適來道我不會而今又道無多
子是多少來是多少來師向愚肋下打三拳愚
托開曰汝師黃蘗非干我事師返黃蘗蘗問曰
汝回太速生師曰只爲老婆心切蘗曰遮大愚
老待見與他一頓師曰說什麼待見卽今便打
遂鼓蘗一掌蘗咍咍大咲此係傳燈錄所載聯珠元本并聯燈錄五燈會元皆大同小異 爲山問仰山臨濟當時得大愚力
得黃蘗力仰云非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 頌

曰

睡眠三番打不開忽然狂蹶吼如雷君看馬帶紅纓
絨只是去年曾秀才 野軒道

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趂趂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
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白雲端

雷電喧轟海岳昏一家愁閉雨中門狂風忽起烏雲
散白日滿天星斗分 保寧勇

雷電風行便合休巨鼇無便上灘頭反身一吸滄溟
竭鍾鼓山河四百州 照覺總

便言佛法無多子大丈夫兒肯自乖肋下三拳明有

信不從黃蘗付將來

真淨文

叢林猛烈是黃蘗拈棒便打途中客回到大愚却知

恩老婆面上與一摑

黃蘗勝

一槌便當未爲奇六十山藤是太遲至竟不能知痛

痒上堂猶道拂蒿枝

佛國白

三度龍門點額回高安灘裏浪如雷湧身再向洪波

激透出滄溟眼便開

雲溪恭

九包之雛千里之駒真風度簫露機發樞劈面來時

飛電卷迷雲破處太陽孤捋虎鬚見也無箇是英雄

大丈夫

天童覺

點額三回下禹門雙腮曝日赤如焚一朝忽透桃花

浪騰騰頭角生風雲風雲生兮不可留揚鬚獵獵歸

瀛洲老龍相見還相問吐出明珠更不差

上方益

問的的意不是作戲三轉被打有甚巴鼻

旻古佛

驚峯痛打不死高安輕撥便活見機獨露三拳當鋒

誰辨一喝

長蘆卓

臨濟度三夏不叅黃蘗禪上來六十棒手脚遂忙然

忽悟婆心切反行肋下拳無人知此意林下憶三玄

張無盡

劈開華岳連天色放出黃河到海聲瞎驢死後蒿枝

折大地如今有幾人

龍門遠

收續資糧更不著些些岐路年深恐轉賒直下痛施三頓棒夜來依舊宿蘆花

眞淨文

打破當年山鬼窟豁開正眼耀乾坤三拳肋下無多子一喝雷轟迸海門

佛性泰

黃蘗棒頭曾不顧高安拳下錯商量從茲徧界生荆棘佛法初無一寸長

佛照光

棒下承當早自欺聽人饒舌固非宜縱知佛法無多子爭似當時未問時

遜菴演

黃蘗堂前喫棒去大愚肋下築拳來若言佛法無多

子到底分明眼未開

誰菴演

一頓渾家盡滅門更加兩頓累兒孫銀山鐵壁俱穿透萬里無雲宇宙分

密菴傑

黃蘗高安老骨搥端居寰海定龍蛇尿床鬼子無巴鼻一箇葫蘆販兩家

笑翁堪

黃蘗山頭喫棒大愚肋下築拳佛法的的大意猶隔十萬八千

破菴先

三度扣關轉不開赤手迢迢空往來忽然業鏡百雜碎始覺從前滿面灰

木菴永

禍福無門口自招三遭瞎棒打驢腰可憐敗國亡家

恨萬古春風吹不消

天目禮

臨濟師黃蘗何曾把手行掌腮并築肋孝順兩邊生

朴翁銘

拔樹鳴條浩浩風雨雲反覆在其中千波萬浪驚天地到海方知信不通

虛堂愚

臨濟出世後唯以棒喝示徒凡見僧入門便喝

頌曰

臨濟喝霹靂一聲邪腦裂忽然透出蒼龍穴擊碎明珠拗角折

海印信

入門便喝已是忒怛無限杜禪和猶更論該括

大

共思

萬里青霄絕點塵一聲霹靂震乾坤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如今有腦門

白雲端

一劍定烟塵憑何辨主賓梯山齊入貢誰識聖明君

大洪遂

當鋒喝喝震春雷萬蟄龍蛇眼豁開忽若反身無伎倆任從千古臥塵埃

佛國白

驀然一喝迅雷奔蟄戶雖開命少存若有轉身方用路休觀芳草怨王孫

道場如

赫日光中轟然霹靂禹門浪急風高無限錦鱗點額

一喝當機疾怒雷爍迦羅眼頂門開西天四七二三
老那箇堪任這一槌

佛心才

順逆無蹤聖凡泯迹白日青天雷奔電激正法眼藏
滅無傳臨濟老漢白拈賊

雲巖因

鷲地如雷喝一聲聖凡從此不留情直饒却火焚三
際此喝常存性轉明

雲蓋昌

蟄戶幽局凍不開虛空忽震一聲雷蛟龍一一拏雲
霧蚯蚓頭頭食土埃

張無盡

入門便喝全無巴鼻引得兒孫弄粥飯氣

徑山果

張公未醉李公扶從此嘉聲滿道途却被金剛開口
咲誰能愛你護身符

佛燈珣

續攷龍控懸河海月秋烟霞風雨一時收波濤急急人
難會截斷千江水不流

剋符道者

入門便喝絕商量空奮雙拳立紀綱反轉殺人三角
眼叢林千古受殃

佛照光

暗鳴叱咤萬人氣索佛法商量猶欠一著
相逢便喝忉忉怛怛十字街頭打併槌檯

尼無著
總典牛游

喝下忽雷驚聲前休領略當鋒嚙鏃時蹉過第一著
不在壁立處豈向平地泊野水白連天秋空飛一鶚

應菴華

之乎者也雪月風花頭面各別事同一家

或菴體

晴空轟霹靂官路栽荆棘沒興遭逢著前凶後不吉
無準範

臨濟因黃檗普請鋤茶園檗後至師問訊按鑊
而立檗曰莫是困耶師曰纔鑊地何言困檗便
打師接杖推倒檗呼維那拽起我來那拽起曰
和尚爭容得這風漢檗却打維那師鑊地曰諸
方即火葬我這裡活埋 瀉山問仰山黃檗打
維那意作麼生仰云正賊走却邏賊人喫棒

頌曰

奪旗掣鼓著精神父子雖親法不親爲報四方禪客
道等閒莫作守株人 眞淨文

百頭馬裏一頭騾踢踏縱橫不奈何今日風顛臨濟
是却令黃檗打維那 佛鑑勲

續黃檗倒地維那扶起火葬活埋清風未已 眞如

收黃檗活作死醫臨濟死作活用維那聽事不眞未免
喚鐘作甕 月堂昌

增臨濟栽杉次黃檗曰深山裏栽許多作麼師曰
與後人作古記乃將鋤拍地兩下檗拈起拄杖

曰汝喫我棒了也師作噓噓聲槩曰吾宗到汝
此記方出 瀉山問仰山且道黃槩後語但瀉
臨濟爲復別有意旨仰云亦囑臨濟亦記向後
瀉云向後作麼生仰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南
塔注云獨坐震威此記方出又云若遇大風此
記亦出瀉云如是如是此並依傳燈錄所載諸餘稍異 頌曰
帶礪山河畫土疆漢高殿下有張良千言萬語無人
會又逐流鶯過短牆 翠巖眞

手裏饅頭今日用喻已玉石千鈞重直饒八臂大那
吒盡力搖來搖不動 佛鑑勤

風吹雨打節還枯千尺龍蛇插太虛堪笑兒孫無伎
倆一生從此被捺糊 懶菴樞

臨濟示衆曰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
人常向諸人面門出入汝若不識但問老僧時
有僧問如何は無位真人師便打云無位真人
是什麼乾屎橛後雪峯聞乃曰臨濟大侶白拈
賊 此依傳燈所載與聯燈諸餘稍異 頌曰

卞壁無瑕奪日輝秦王雖愛不輸機可憐又入相如
手一陣清風滿路歸 佛印元

春風浩浩烘天地是處山藏烟靄裡無位真人不可

尋落花又見隨流水

白雲端

播土揚塵沒處藏
面門出入太郎當
撒屎撒尿渾閑事
浩浩誰分臭與香

保寧勇

眉橫鼻直眼睛烏
擒住元來是鬼奴
屎橛拋來渾不管
看人猶自面模糊

上方益

叢林獨步更無雙
臨濟機鋒不可當
至今四百年來事
亦有兒孫再舉揚

道場如

無位真人面門出入
凡聖不名死生何立
雖然徧界不曾藏
恍兮惚兮無處拾

雲蓋昌

無位真人臨濟道
勸君不用更尋討
鳥道無功游者

稀百尺竿頭要親到

通照逢

聲色不干眼耳
天地本自同根
巖下忽聞啼鳥反身又到松門

佛心才

無位真人赤肉團
興來擺手出長安
將軍自有嘉聲在
不得封侯也是閑

疎山常

面門出入每相見
日月由來不識真
海岳慣游知己少
反身歸臥嶺頭雲

疎山如

面門出入見還難
無位真人咫尺間
去路一身輕似葉
高名千古重如山

鼓山珪

腦後見腮村僧大
開眼了作夢雖然
趁得老鼠一棒

打破油甕

徑山杲

收補萬法一如不用揀一如誰揀誰不揀卽今生死本
菩提三世如來同箇眼

長沙岑

赤肉團上無位真人左眼八兩右眼半斤貴賈賤賣

黃金白銀

保寧勇

漳泉福建頭匾如扇只可聞名不可見面

眞淨文

好花當面貼認著被渠使不認貼花時滿口有牙齒
無位真人處處獻新欄胸扭住不落主賓乾屎橛乾
屎橛三人證龜作箇鼈

月堂昌

無位真人不隱藏面門出入露堂堂應機接物頭頭

現直得家聲播大唐

禾山方

鑄印銷印全提正令要識綱宗不隔一瞬

尼無著
總

春雪滿空來觸處是花開不知園裏樹那箇是真梅

訥堂思

棒頭落節來反本閃電光中立信旗殃害叢林無雪

處幾人錯認口頭肥

戒菴體

臨濟問院主甚處去來曰州中糶黃米來師曰

糶得盡麼曰糶得盡師以拄杖劃一劃曰還糶

得這箇麼主便喝師便打典座至師舉前話座

曰院主不會和尚意師曰你又作麼生座禮拜

師亦打頌曰

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俱不取後代兒孫渾莽鹵
宏綱委地憑誰舉

正覺逸

院主下喝典座禮拜臨濟令行古今獨邁

真如註

臨濟全機格調高棒頭有眼察秋毫掃除狐兔家風
峻變化魚龍雷火燒活人劒殺人刀倚天照雪利吹
毛一等令行滋味別十分痛處是誰遭

天童覺

寶劒持來刃侶霜幾回臨陣斬蠻王有情有理俱三
段一道寒光射斗傍

白雲端

糴米闍黎意氣驕輕如春雪自飄飄纔方落地人皆

愛力不禁風當下消

佛鑑懃

一堆紅燄亘晴空不問金銀錢錫同入裡盡教成水
去那容蚊蚋泊其中

徑山杲

續萬里無雲青天白日斗轉星移雷奔電激展得勝
旗奪連城壁唱太平歌吹無孔笛

南堂典

吹毛在握逞全威不許依門傍戶窺是聖是凡俱坐
斷直教千古轉光輝

塗毒策

行喝也打禮拜也打臨濟大師可知禮也

已菴深

不問是誰俱截斷殺人須是上將軍棒頭有眼明如
日要識真金火裏看

無禪才

收增

臨濟到京行化至一家門首曰家常添鉢有婆
曰太無厭生師曰飯也未曾得何言太無厭生

婆便閉却門 頌曰

千尺綵綸直下垂錦鱗撥刺上鉤時斜風細雨歌歸
去醉倒蓬窓百不知

別峯印

家常添鉢繞村行驀地一聲無厭生化主分明嫌少
在籬門掩却強惺惺

天目禮

添鉢家常乞食時柴門掩處莫遲疑白拈手段重拈
起錢眼銅睛換却伊

野牛平

蠅見血鶻提鳩拳來踢報膠漆相投難提掇處轉風

流

虛堂愚

收增

臨濟陞堂有僧出師便喝僧亦喝便禮拜師便

打又有僧來舉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又有僧
來師亦舉拂子僧不顧師亦打又有僧來參師
舉拂子僧曰謝和尚指示師亦打 雲門代云
祇宜老漢 大覺云得卽得猶未見臨濟機在

頌曰

大抵宗師謁者難得盤桓處且盤桓儂家自有同風
事蘆管橫吹宇宙寬

翠巖真

主賓都落第三機陣陣開旗不展旗石火光中分勝

負倒騎錢馬上須彌

鼓山珪

五月五日午時書赤口毒舌盡消除更饒急急如律
令不須門上畫蜘蛛

徑山杲

棒頭有眼眼裏無筋多逢濁富罕遇清貧自入洞門
烟鎖斷不知世上幾經春

雪菴堊

閃電光中賓主分虚空背上立綱宗祖師活計只如
此後代兒孫掃地空

松源岳

臨濟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
還有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歷然師召衆曰要會
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 頌曰

兩堂上座總作家其中道理有分拏賓主歷然明侶
鏡宗師爲點眼中花

汾陽昭

啐啄之機箭在鋒瞥然賓主當時分宗師憫物垂緇
素北地黃河徹底渾

慈明圓

箭鋒相拄自謾訛李廣雙鵬射得多堪笑人來望天
際歷然飛鷁過新羅

佛印元

兩堂上座齊下喝眼裏瞳人帶金屑錐刀同用不能
分黑漆崑崙迷夜月

浮山遠

一喝須教水逆流歷然賓主未輕酬當人若解通消
息半夜扶桑出日頭

海印信

兩堂齊下喝歷然分賓主踏著此機關南金賤如土

地藏恩

賓主歷然句下分三玄從此振乾坤如今多少途中

雲溪恭

客盡日區區獨自奔

草堂清

兩陣交鋒作者機當人施設在臨時若逢李廣將軍

手定國安邦付與誰

黃龍雲

離婁明不到師曠聽亦訛箇中識賓主日午下星河

徑山杲

收續

兩堂齊喝主賓分照用同時透古今臨濟正宗傳

盛化兒孫得旨意深深

大爲智

一喝當機賓主分莫將知見強踈親反身師子威憚

甚眼裡無筋一世貧

尼無著總

臨濟因定上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下禪牀

擒住打一掌便托開定佇立傍僧云定上座何

不禮拜定纔作禮忽然大悟

頌曰

斷際全機繼後踪持來何必在從容巨靈擡手無多

子分破華山千萬重

雪竇頌

不墮前後獨超古今喚回千歲夢飛出九臯禽直下

一槌光迸散斬新彈子出爐金

天童覺

掣電之機過趙州爲人須到結窮頭掌中擎出香山

子直上高高十二樓

佛鑑斲

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若無般若靈根到此如何

打發

南華品

續攷出頭露角指點方見見處不留分定鍼線下床扭

住纔擬議拓開一掌佛法意脊背汗流喚得回白蓮

花向半天開

月堂昌

半斤是八兩八兩是半斤不識耀州錢喚作出山銀

懶菴

案頭書敕令行時閫外全提殺活機回首華山孤頂
望巨靈神亦豎降旗

瞎堂遠

全收全放不通風點破將來已不中禮拜起來雖悟

去街頭咲倒李三翁

別峯印

攷臨濟因麻谷

第二世

到叅敷坐具問十二面觀

音阿那面正師下繩床一手收坐具一手搗麻

谷云十二面觀音向什麼處去也谷轉身擬坐

繩床師拈拄杖打谷接却相捉入方丈

頌曰

大悲觀音開正面官不容針通一線鼠拽葫蘆有底

忙鬼爭漆桶無人見

鼓山珪

昧却當陽箇一著牽來拽去互施呈不知除却王維
手更有何人畫得成

徑山某

十二面觀音兩箇都不識把手歸去來形端而影直
人生相識貴知音水入水兮金博金

退谷雲

增

臨濟示衆曰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

一人論劫離家舍不在途中且道那一人合受
人天供養 頌曰

霹靂未收聲閃電不留影三更月到窓半夜驢覷井
快騎駿馬驟高樓一塵不動須彌頂

最菴印

增

臨濟訪平田於路見一嫂使牛師問嫂平田路

向什麼處去嫂將牛打云這畜生諸處走到這
裏不知路師曰我問你平田路向甚麼處去嫂
云這畜生養來五載尚使不得師云欲觀前人
先觀所使便有抽釘拔楔之意 頌曰

有客平田問路頭高擡白棒打耕牛春光眼底無多
子一對鴛鴦逐水流

笑翁堪

烏藤倒挂向平田便把羸牛痛下鞭更說養來經五
歲始終只是老婆禪

天目禮

白水田邊問路頭雪眉婆子打耕牛草鞋泥滑青山
遠不是愁人也著愁

橫川珙

目前條路平如砥何不堂堂掉臂行撿撥老婆牛性發赤身挨棒可憐生

竹屋簡

增

臨濟因僧問捉象亦全其力捉鬼亦全其力未

審全箇甚麼力師曰不欺之力 頌曰

力在如今作用時情存毫忽便成欺誰知脩水千峰碧盡入秋風一瘦藜

虛堂愚

增

臨濟上堂僧出作禮師便喝僧曰老和尚莫探

頭好師曰你道落在甚麼處僧便喝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喝僧作禮師曰你道好喝也無僧曰草賊大敗師曰過在甚麼處曰再犯

不容師曰大衆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 頌曰

孔明諸葛隱蓬廬明主求賢三下車爲報將軍莫輕躁先生謀策必無虞

崇覺空

增

臨濟因僧問如何是三眼國土師曰我共汝入

淨妙國土中著清淨衣說法身佛又入無差別國土中著無差別衣說報身佛又入解脫國土中著光明衣說法身佛 頌曰

法身報身化身咄哉魍魎妖精三眼國中逢著咲殺無位真人

徑山杲

臨濟後居大名府興化寺東堂咸通八年丁亥
四月十日將示滅說傳法偈曰汭流不止問如
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
了急須磨復謂衆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
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師曰
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聖便喝師曰誰知
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 頌曰

正法眼藏何生滅棒下分明須見血當時正令不曾
行瞎驢從此爭饒舌 佛印元
圓寂將歸敘別時叮嚀法眼好任持喝下不開泥水

路瞎驢從此少人騎

黃龍南

正法眼藏誰傳得喝下滄溟徹底乾從此瞎驢無覓
處鐵山歸路黑漫漫 佛慧泉

劈破華山雷未猛照開滄海月非光瞎驢滅却正法
眼直得哀聲振大唐 白雲端

出門握手再叮嚀往往事從叮囑生路遠夜長休把
火大家吹滅暗中行 保寧勇

叮嚀法眼示將終一喝玄關絕不通自此瞎驢無覓
處幾多江上問漁翁 照覺總

決別雌黃辨作家當頭一喝定龍蛇令行塗毒無能

進縱得瞎驢徒驢沙

三祖宗

臨濟全機何指的瞎驢親喜遇知音宗風要見長無

墜流水高山意轉深

靈源清

密室遺言不再徵臨行何必在叮嚀鳳毛一息驚天

地水石生光四海清

雲溪恭

忽雷纔震雨如傾九曲黃河漲四溟賴得斗門能下

聞滔滔萬里絕流聲

普融平

信衣半夜付盧能攪撓黃梅七百僧臨濟一枝正法

眼瞎驢滅却得人憎心心相印祖祖傳燈夷平海嶽

變化鴟鵬只箇名言難比擬大都手段解反騰

天

立聖覺

玉洞玄關道路長蟠桃不是等閒芳遮藏不許時人

見只恐春風漏泄香

上方益

丹鳳引雛栖竹窠羚羊挂角覓應難瞎驢滅却正法

眼聲價喧然宇宙寬

佛心才

瞎驢滅却正法眼出得兒孫徧大唐須信茫茫烟浪

裡酌然別有好商量

佛鑑勲

萬派朝宗勢未休魚龍出沒任沉浮瞎驢滅却正法

眼直得黃河却倒流

南華易

到老不曾開語路臨行回首却叮嚀深深海底猶嫌

淺直向金剛水際行

鼓山珪

瞎驢一喝衆皆驚正法那堪付與人三要三玄俱喪

盡堂堂擺手出重城

徑山杲

補叮嚀正法信非虛堪笑臨行捋虎鬚曾看華山圖

籍上又添潘閬倒騎驢

海印信

三聖一喝少人提掇雖是死蛇解弄也活來蠅臭肉
硬糾糾透網金鱗活潑潑臨濟瞎驢君子可八

草

圭清

瞎驢滅却正法眼臨濟反身便倒騎佛祖位中留不
得斷無踪跡許誰知

慈受深

萬仞峯前握手時清歌一曲少人知但見瞎驢驚宇
宙不知法眼付傳誰

雪竇宗

也大奇也大奇烏頭彷彿附子依稀萬里一條寒澗
水蔡州打破幾人知幾人知喫馬面夜叉牛頭獄卒

湛堂準

大寂宗風示後昆金剛寶劒利當門瞎驢滅却正法

眼那箇男兒解出羣

正堂辨

臨行特地揚家醜帶累傍人滿面慚霹靂一聲雲雨

散至今父子未相諳

誰菴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一

懷述

卷二十一

二十一

嘉興居士項德榮施贊刻此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第二十一卷

豫章沙

德定對長洲徐普書 溧水端學

萬曆丙申仲冬徑山與聖萬壽禪寺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二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五世之二

南嶽下前第四世之二

睦州陳尊宿

諱道明嗣黃巖

學者扣激隨問遽

答詞語峻嶮諸方歸慕謂之陳尊宿初居睦州

龍興寺晦迹藏用後歸開元

今改

居房纖蒲鞋

以養母故有陳蒲鞋之號因見講僧乃召曰座

主主應諾師曰擔板漢 頌曰

垂慈只要總通靈不是宗師妄自生擔板直教須放

下免伊虛度百千生

汾陽昭

楊無爲

二

睦州喚隨卦斷回不回擔板漢

不重師承重至公諸方誰敢觸機鋒指教臨濟叅黃檗
接得雲門嗣雪峯纖屨只知供母飯閉門那更話
禪宗叢林到處蒙霑潤莫測風雷起老龍

腦後與一錐頭頭墮坑坎直饒喚不回也是虛擔板

透過睦州關乾坤一隻眼

長靈卓

辛辛苦辣辣哩哩喋喋識濟北爲大樹撥雲門墮險崖
機峻莫偕言如枯柴夫是之謂陳蒲鞋

圓悟勤

電火光中休草草劒輪鋒上莫怱怱等閒放却全身
入終不當頭犯一毫

鼓山珪

睦州擔板那容眨眼闊狹短長不須增減

徑山杲

睦州擔板幾人扶喪者多應在半途言下要教通徹
去迥然心眼頓醒甦

楚安方

續讀

睦州擔板漢作事休分拈衲僧鼻孔撩天言下要

知端的

南堂興

杲寔頭禪無伎倆一句分明如攄相客來只是叫擔
板不知的當誰擔板

懶菴樞

睦州擔板漢從來見一邊淺深三尺水上下兩重天

雪菴瑾

山之峩峩水之湯湯冷眼覷著無處慚惶

別峯印

紅爐起浪拍天飛疾焰過風孰敢窺任是三頭并六
臂到此休誇第一機

木菴永

睦州見僧乃曰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曰某甲
如是師曰三門頭金剛爲甚麼舉拳曰金剛尚
乃如是師便打曰這掠虛漢

頌曰

見成公案未除瑕放過方能脫鎖枷四海澄清人富
度更來石上種油麻

覺海元

見成公案便相當秤則稱兮斗則量非較當年三十

棒至今平步也翱翔

佛燈珣

呼蛇易遣蛇難袖裡金槌不易看長安夜夜家家月
誰知愁樂有多般

海印信

見成公案沒商量不動絲毫便斲當三十鳥藤聊
放過可憐雪上更加霜

無際派

見成底事沒商量剔起眉毛未斲當日暮碧天鴻鴈
斷海門斜去兩三行

木菴永

公案已見成放汝棒三十木馬走侶烟泥牛趣不及
復菴封

睦州因秀才相訪稱會二十四家書師以拄杖

空中點一點曰會麼秀才罔措師曰又道會二
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 頌曰

一點曾無異微塵劫不增百千諸佛眼同共此靈明

明招謙

禪師拄杖秀才筆伎倆皆從手中出八法論書如未
明面前一點黑如漆

佛鑑勲

續一著機先用得親可憐窮子眼無筋須知八法論
書處前箭猶輕後箭深

水庵一

增睦州上堂首座咏答云在又曰寺主咏答云在
又曰維那咏答云在三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

文長付在來日 頌曰

八字打開十分漏泄孤危不立道方高伎倆更無隨
意說別別南斗七兮北斗八

護國欽

增睦州示衆曰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亦
如喪考妣 頌曰

春去秋來古與今相逢休論幾時深飢食渴飲無他
事儘聽滿頭霜雪侵

保寧勇

楊子江頭波浪深行人到此盡沉吟他時若到無波
處還似有波時用心

千峯疏

增青峯楚因僧問大事已成爲甚麼也如喪考妣

師曰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吹落 頌

曰

家山歸到莫因循竭力寅昏奉二親機盡功忘恩義
斷便成不孝聞提人 丹霞淳

增補睦州常示衆曰忽然忽然 大覺璉拈云不然

不然 頌曰

忽然不然如缺如鉗神仙秘訣父子不傳 別峯印

忽然忽然頭上是天不然不然脚下是地直下來也

無處回避 孤峯深

增補睦州見僧來叅便喝曰上座如何偷常住果子

曰某甲方來因甚道偷常住果子師曰賊物現
在聲 頌曰

傾盡寶山寶全身入荒草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 松源岳

增補睦州示衆曰汝等諸人還得箇入頭處也未若

未得箇入頭處須覓箇入頭處若得箇入頭處

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

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孤負我了也又曰明

明向你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 頌曰

學道先須入頭處既得入頭莫孤負明明向道尚猶

迷何況言中曾蓋覆

本覺一

收增

睦州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師曰老僧被你一喝僧又喝師曰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僧無語師便打曰這掠虛漢

頌曰

兩喝與三喝作者知機變若謂騎虎頭二俱成瞎漢誰瞎漢拈來天下與人看

雪竇顯

睦州擔板漢解使不解筭人前贏得五百家中著了

一貫

普庵玉

收增

睦州因僧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昨日有人問趙出了也曰和尚恐某甲不寔那

師曰拄杖不在荅帚柄聊與三十

南堂興云

衲僧家高揖釋迦不拜彌勒也不爲分外却須是本分鉗鎚方知其真偽何故乃頌曰

出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選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亦奚爲

凜凜將軍令已行八荒四海要澄清提來劒氣干牛斗洗蕩氛埃見太平

天童覺

殺人不眨眼救人須出手論寔不論虛合升始爲斗高揖釋迦不拜彌勒喫棒趂出猶費力滴水冰生知未知拋擲引玉有人識

月堂昌

增

睦州因僧問一氣還轉得一大藏教也無師曰

有甚餽餽餽子快下將來

頌曰

鈍饅頭邊得意時閒花著子不愁伊幾人不善根株者只見枝頭更長枝

長靈卓

睦州只愛錐頭利這僧不見鑿頭方直饒轉得百千藏這般供養也尋常

鼓山珪

一氣轉一大藏教頓漸偏圓權與寔無邊妙義炳然彰元來一字也不識

徑山杲

等閒一問垂千古從此叢林共播揚堪笑睦州無相度餽餽餽子要先嘗

懶菴樞

問若傾湫答如倒嶽出草羚羊時挂角明眼衲僧如何卜度尺短寸長一任貶剝

投子舒

快人一言快馬一鞭停囚長智十萬八千

木菴永

良玉不雕美言不文烟村三月裏別是一家春

息

庵觀

增

睦州因僧問以一重去一重卽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曰昨朝栽茄子今日種冬瓜

頌曰

重重去盡自平常春暖風和日漸長戶外鳥啼聲細碎巖花狼藉滿山房

自得驢

登壇道士羽衣輕呪力雖窮法轉新拇指破開天地

暗蛇頭顱落鬼神驚

瞻堂遠

披蓑側笠千峯上引水澆蔬五老前中有瓜田難納

南巖勝

履睦州倒退在傍邊

淡菴悟

增睦州問一官人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

不知箇什麼官人云不知道師曰杓然不知

頌曰

杓然不知無孔鐵樵當面一擲佛祖難窺

有堂充

增睦州因僧問大衆臨筵合談何事師曰後園生

菜熟水冷淘 頌曰

脫略情塵老睦州虎頭虎尾一時收芳草渡頭韓幹

馬綠楊堤畔戴高牛

正堂辨

增睦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一隊衲

僧來一隊衲僧去 頌曰

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打破睦州關大地無寸土

大川濟

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搆得搆不得鐵蛇橫古路

雪磯綱

增補

睦州曰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時有僧問如何是裂開師曰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如解脫卽心卽佛我且與麼道你又作麼生曰某甲不與麼道師曰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曰如何是捏聚師乃斂手而坐 頌曰

溪邊嫩柳條條綠陌上桃花樹樹紅勿謂東君無管帶更加暖日與和風

佛性泰

增補

睦州因僧問靈山還有蛇不師曰這蚯蚓 雲門代云白骨連山 頌曰

水中鹽味色裏膠清若人辨得天下橫行

草堂清

增補

福州烏石靈觀禪師

嗣黃檗時稱老觀

曹山行

脚時問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師曰我若向你道卽別有也曹山舉似洞山山曰好箇話頭祇欠進語何不更去問爲甚麼不道曹山乃却來進前語師曰若言我不道卽啞却我口若言我道卽蹇却我舌曹山歸舉侶洞山山深肩之

頌曰

烏石老古錐門風能峭絕有問毗盧師開口端的別齒有嚙鑊機天無第二月軟語若金剛漚和是生滅

南堂與

毘盧師法身主通身是口寔難舉縮却舌頭啞口時
獨許洞山暗相許不相許猫兒偏解捉老鼠

喝堂一

增

烏石因雪峯一日伺便扣門師開門峯驚胸搥

住曰是凡是聖師唾曰這野狐精便推出閉却

門峯曰也祇要識老兄

頌曰

一不作二不休賓主互換有來由焦磚打著連底凍

赤眼撞著火柴頭

松源岳

峻硬門庭古莫儔曾郎欲入竟無由爲渠八字打開

著嬌綠覆田秧滿疇

竹屋簡

增

烏石因雪峯扣門師問誰峯云鳳凰兒師曰作

麼生峯云來啗老觀師開門攔住曰道道峯擬

議師便托開掩却門峯住後示衆云我當時若

入得老觀門你這一隊童酒糟漢向甚處摸索

雪竇云這孤恩負德漢有甚麼交涉當時入

不得豈是教你入今旣摸索不著累他雪峯俱

在老觀門下

頌曰

養成羽翼鳳凰兒老觀門下偶差池冷地忽然思舊

債却來別處討便宜

尼無著總

增

烏石引麪次有僧來叅師引麪示之僧便去至

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什麼處曰當時便去了

也師曰是則是只得一楸

此是聯燈錄所出與五燈會元略異蓋初

有傳燈合依傳燈云師一日引水次有僧來參師以引水橫袖示之其僧便去師至暮問小師適來僧在何處小師曰發去也師云

只得一楸玄覺云什麼處見少一楸

頌曰

草舍柴門僻更幽何期過客也經由蒿湯備禮不知愧猶對傍人賣口頭

斷橋倫

增收

唐相國裴休

見黃檗

因見大安寺壁畫高僧真

儀公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主事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尋請至舉前言黃檗朗聲曰裴休公應諾檗曰在甚麼處公當下知旨如獲髻珠 頌曰

鄴城寶劍沉埋久一道寒光射斗牛不是張華辨端的只應千古枉淹留

慈受深

翰墨場中喚得回桂林昨夜覺花開暗香漏泄通消息散作人間調鼎才

自得暉

浮雲宿霧兩朦朧行徧千峯與萬峯驀地喚回霜夜夢舉頭親見月當空

萬菴柔

增收

裴相國問僧看什麼經僧云無言童子經公曰

有幾卷曰兩卷公曰既是無言爲什麼却有兩

卷僧無言 新羅龜山代云若論無言非唯兩

卷 頌曰

曾落石霜機外笏又扶羸行到唐天只將四海垂綸
手鰕蟹魚龍一串穿

虛堂愚

增收

裴相國入大安寺問諸大德曰羅睺羅以何爲

第一曰以密行爲第一公不甞遂問此間有何
禪者時龍牙在後園種菜遂請來問羅睺羅以
何爲第一牙曰不知公便拜曰破布裹眞珠

頌曰

密行第一精鑑還希具擇法眼眞箇不知

黃龍新

以何爲第一不知最親切破布裹眞珠傾城換不得

月坡明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

諱善信嗣趙州

初叅趙州

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曰放下著師曰既是一

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曰放不下擔取去師於

言下大悟住山常有一蛇一虎隨從手中與食

頌曰

一物不將來肩頭擔不起言下忽知非心中無限喜
惡毒既忘懷蛇虎爲知己清風幾百年至今猶未已

黃龍南

移高就下縱威權解脫門開信可憐不得空王眞妙
訣動隨聲色被勾牽

眞淨文

不妨行細輪先手自覺心麤愧撞頭局破腰間斧柯
爛洗清凡骨共仙游

天童覺

一物不將來教渠放下著廓爾悟無生活計俱拋却

吳古佛

盡力放不下著力擔不起將謂一物無元是自家底
見得自家底心中大歡喜自茲家業興一舉九萬里

龍門遠

續收一物不將來兩手提不起直下要承當渾是自家
底

佛燈珣

劈面呈機不等閒纖毫盡處重如山斷腸曲調如親

聽流水悲風不用彈

塗毒策

赤心片片少人知滿口含霜特地疑奉報五湖學道
者不須孤負一雙眉

月庵果

趙州放下著碓觜忽生花雖然無一事驗盡當行家

雪堂行

鷲就膏肓打一鍼當時無處著渾身呵呵咲入嚴陽
去蛇虎爲隣不可尋

密菴傑

嚴陽攜狗頭臭穢於人怕因何老趙州與酬羊肉價

野牛平

增收杭州多福和尚

嗣趙州

因僧問如何是多福一

叢竹師曰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莖
四莖曲 頌曰

一莖兩莖斜其意毒如蛇三莖四莖曲無疑入地獄
言下若知非心空及第歸堪咲蔣山老無端入荒草
應菴華

一莖兩莖斜踈影動龍蛇心疑生暗鬼眼病見空華
三莖四莖曲還我一叢竹時引清風來落葉填山谷
恁麼會得多福一叢竹若也不會三莖四莖曲
禪才

增

興化軍梯山建福石梯禪師

嗣茶菓

一日見侍

者托鉢上堂乃喚侍者者應諾師曰甚處去曰
上堂齋去師曰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曰除此
外別道箇甚麼卽得師曰我只問你本分事曰
和尚若問本分事某甲寔是上堂齋去師曰汝
不謬爲吾侍者 頌曰

父子相將草裡行星馳電捲迅雷轟賺他無限英靈
漢錯認鞍轡過一生

辛菴詩

益州大隨法真禪師

嗣長慶安

因僧問劫火洞

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曰壞曰恁麼
則隨他去也師曰隨他去僧不肖後到投子舉

撰述
前話子裝香遙禮曰西川古佛出世謂其僧曰
汝速回去懺悔僧回大隨師已遷化僧再至投

子子亦遷化 頌曰

切忌隨他不曾他大隨此語播天涯真淨性中纔一

念早是千差與萬差

北塔祥

懶菴的子大隨師人問隨他師亦隨返顧不能休駐
意更生異見却狐疑汾陽爲汝開天路萬別千差一

道歸

汾陽昭

劫火光中立問端衲僧猶滯兩重關可憐一句隨他
去萬里區區獨往還

雪竇實顯

隨他去隨他去千手大悲攔不住劫火光中相往來
銅睛鐵眼無尋處

正覺逸

壞與不壞俱非內外不隔絲毫尋常面對

道吾真

隨他去亦太無端袖裡金槌豈易看問罷不知何處
去白楊風送壠頭寒

佛慧泉

劫火洞然大千何在壞與不壞漆桶不快肯更隨他
去被謾又太煞若是箇中人終不到錯會

法雲秀

步步相隨是大隨左邊吹了右邊吹思量未免空篋
氣何不留將暖肚皮

保寧勇

壞與不壞舌無骨鷲面看時眼突出大隨猶在劫火

中天下熬熬謾啾啾

白雲端

劫火洞然大千壞面前鼻孔鎮長在只爲隨他一句

言腰間失却箇皮袋

地藏恩

壞與不壞兩相猜劒閣龍舒謾往來何人更有樊公

脚一踏鴻門雙扇開

慈受深

劫火洞然俱敗壞青天白日愈光輝王孫醉寢迷春

夢不覺鶯啼柳絮飛

佛智裕

臭烟蓬煇中迸出鐵蒺藜當陽如未委喪却目前機

佛性泰

壞與不壞言端語端舌頭咬破自覺心酸大隨投子

終無兩般萬里區區獨自往還

楚安方

續收陷虎之機總不知便隨流去落東西大隨自是持

綱手放去收來要驗伊

圓照本

六合傾翻劈面來暫披麻縷混塵埃因風吹火渾閑

事引得游人不肯回壞不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強針

錐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通照逢

了然無別法誰道印南能一句隨他去千山走衲僧

蛩寒鳴砌葉鬼夜禮龕燈吟罷孤窓外徘徊恨不勝

唐景遵

壞與不壞兩彩一賽本無是非說甚憎愛雲過長空

了無罣礙君不見衲僧鉢袋子接得將來日裡晒

佛鉢勸

壞與隨他去如何不肯休未明端的意特地覓回頭

龍門遠

劫火洞然大千俱壞這箇魔魅百生冤債禪流若問

壞不壞昨夜石人闔禮拜

南堂典

唧鐵負鞍無固必牽犁拽杷不辭勞食生逐日區區

去誰管年高白髮饒

簡堂機

劫火光中共唱酬隨波逐浪謾悠悠剖盡衷腸人不

會草鞋拈取蓋龜休

石庵瑤

大隨庵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這箇

衆生爲甚骨裹皮師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

頌曰

如龜六藏已彰名休向人前弄眼睛一隻草鞋都蓋

却直至如今猶未惺

北塔祚

問處爭如答處親眼中難著透金塵長安一路無多

地過得潼關有幾人

佛慧泉

分明皮上骨團團卦畫重重更可觀拈起草鞋都蓋

了大隨却被這僧謾

白雲端

露足藏頭可煞奇千年誰謂是靈龜雨傾不解隨流

去浮木相逢是幾時

保寧勇

皮骨曾將問大隨當頭一著更狐疑可憐無限尋聲
猶覺總

迹不薦羚羊挂角時
地藏恩
大隨庵外一龜兒僧問如何骨裹皮草鞋蓋了無人
會曰雲流水共依依

皮裹骨兮骨裹皮吉凶徒自亂針錐草鞋覆了獨歸
普融平
去千古何人識大隨

千古清聲老大隨機鋒壁立杳難窺未能直下超凡
禾山方
聖只道將鞋蓋却龜

懶庵的子大隨師一著當頭更莫疑大地山河都蓋

了從他衲子下針錐

吳古佛

骨裹皮兮皮裹骨大隨老子無窠窟上士聞之咲未
龍門遠
休中流特地生疑惑

皮裹骨兮骨裹皮分明道了復何疑拈起草鞋如未
佛性泰
委不如別處且烏龜

法不孤起仗境方生烏龜不解上壁草鞋隨人脚行
佛燈珣

收學道須教正眼開莫將狂解意中猜脫鞋龜上人
難會遂使攜囊特地來
天童覺

木禪庵畔定光老兒非銅非鐵無相無爲有擎天之

力有拔地之威有射鵬之手有嚙鐵之機口如大海
眼如眉人間天上許誰知

南堂集

骨裹皮兮皮裹骨大隨放出途天鵲東西南北謾擡
眸不知已過新羅國

無準範

休將皮骨強分張得六藏時且六藏隻履盡情遮蓋
了這僧無事可思量

此山應

千載靈龜庵下出團團骨上卦重重草鞋蓋却無頭
尾且聽旁人定吉凶

橫川珙

收增大隨問僧甚處去曰蛾眉禮普賢去師舉拂子
曰文殊普賢總在這裡僧作圓相拋向後乃禮

拜師喚侍者取一貼茶與這僧

頌曰

柳櫟杖頭光閃爍錫羅捲裏面鄒銕肩擔背負出門
去好是無人敢駐留

保寧勇

大隨山下路縱橫老竹蒼藤處處生四海五湖爲客
慣三更無月也須行

慈受深

識法者懼欺敵者亡水中辨乳須是鷺王

天童頤兒

一輪明月照瀟湘更不逢人問故鄉自是天涯慣爲
客任他猿叫斷人腸

上方益

把火入牛欄反身外面看梨花千點白春雨幾聲寒

月堂昌

收增

大隨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赤土畫斂箕曰未審此理如何師曰斂箕有唇米跳不出

頌曰

赤土畫斂箕團團無縫罅佛眼覷不見海神不知價

斂土揚塵無處尋山高海闊白雲深

南堂與

斂箕有唇米跳不出天下衲僧赤髭髯更須撥轉上頭關十方世界黑似漆

應菴華

收增

大隨因僧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曰山前

麥熟也未 頌曰

山前麥熟報君知佛祖端由辨者稀莫學朱涇老禪

伯滿船空載月明歸

象田鄉

大匠不巧大儒不學動輒中方圓舉皆成禮樂堪笑
鄉村賣卜人徒勞鑽破烏龜殼

無準範

收增

大隨燒畬次忽見一蛇師以杖挑向火中曰咄

這箇形骸猶自不放捨你向這裡死如暗得燈

時有僧問云正恁麼時還有罪也無師曰石虎

叫時山谷響木人吼處錢牛驚

頌曰

劫初劫末法弱魔強定光老子鐵作春梁文經武緯
把定封疆碧天雲散祖風涼佛日光輝舜日長

南

堂典

3 9 170 1 2 3 4 5 6 7 8 9 180 1 2 3 4 5 6 7 8 9 190 1 2 3 4 5 6 7 8 9

增訂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

嗣長慶安

因僧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千年田八百主曰如何是千年

田八百主師曰郎當屋舍没人修 頌曰

來機深辨有舒有卷移却案山重添鍼線千年田八百主直下承當還薺鹵郎當屋舍没人修片瓦根椽誰去豎君不見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月堂昌

靈樹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默然後遷化欲立行狀碑要選此語刻石時雲門爲首座僧問先師默然處如何上碑雲門代云師 頌

曰

師師師知知知三三兩兩過遼西一雙紅杏換消梨

琅邪覺

靈樹當初密對楊時中文采已全彰後人不見雲門老一字千般謾度量

佛印元

師之一字太巍巍獨向寰中定是非畢竟水須朝海

去到頭雲定覓山歸

白雲端

靈樹大師雲門首座只知立碑不覺話墮智海山僧爲伊點破知燈是火數如麻信火是燈能幾箇

知

海清

師字相酬作者知韶陽千古特光輝茫茫宇宙人無

數到底誰明一字師

旻古佛

西來祖意若爲酬手把明珠已暗投却被雲門添一字致令千古鬧啾啾

寶峯明

續

靈樹面皮多葛恒韶陽板齒上生毛

拍右膝

會得

國清才子貴

拍左膝

不會家富小兒嬌

此庵元

師之一字見還難直下應須透祖關縱使祖關開正眼前頭更有萬重山

佛照光

師之一字太孤危文彩全無作者知不領韶陽提起處且從默處認殘碑

天目禮

增

漳州浮石禪師

嗣子湖

上堂山僧開卜鋪能斷

人貧富定人生死時有僧出云離却生死貧富不落五行請師直退師曰金木水火土頌曰達磨西來唯賣卜吉凶在汝不由人箇中只是依爻斷豈有人情疎與親

小覺一

金木水火土始終顛倒數五六下四三初爻傳白虎苦苦卜得此卦一生貧遠信不來病人死

懶菴需

卽庵覺

金木水火土大蟲元是虎好咲李將軍藍田空沒羽

無準範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二

苦

木

堂

西來

不

人

居士賀學禮室毛氏男懋熙懋照共施刻

頌古聯珠通集第二十二卷 豫章沙

對 長洲徐普書 溧水陶學恭刻

中 季冬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不

人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三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五世之三

南嶽下第四世之餘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

嗣長慶安

初在瀉山因見

桃花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

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瀉

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 有僧舉似

玄沙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衆疑

此語沙問地藏我恁麼道汝作麼生會藏云不
是桂琛卽走殺天下人 頌曰

分明歷世三十春因悟桃花色轉新人人盡得靈雲
意不識靈雲是何人 首山念二

玄沙道處少人知密密相逢更莫疑今古相傳親的
旨少年多是白頭兒

昔日靈雲自有知桃花已落布華夷囊中拔劍當鋒
者未徹橫身斬萬機 汾陽昭

傷嗟尋劍客桃花遇春開靈雲一見處令我咲哈哈

神鼎譚

二月桃花處處新靈雲一見更無親相逢盡道休官
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慈明圓

本無迷悟數如麻獨許靈雲是作家借問徧叅諸祖
客不知何處見桃花 雪竇顯

春暖桃花樹樹紅靈雲千古道還同玄沙留語叢林
問南北東西路莫窮 正覺遠

不是玄沙定紀綱靈雲那得事全彰桃花覺了咸皆
委未徹何人共體量師子離群山岳靜象王回顧海
澄光二師不並歸何處釣魚船上謝三郎 浮山遠

桃花見後謂無疑壯志由來本是伊若問玄沙言未

撰述
徹現前臧物自家知

雲峯院

二月三月景和融遠近桃花樹樹紅宗匠悟來猶未徹至今依舊咲春風

黃龍寺南

二

龍象相逢世不群一來一去顯疎親時人不悟其中旨摘葉尋枝長客塵

子路當時問要津滔滔天下丈夫人相逢相見若如此更有春風春又春

翠嚴殿真

二

學劒宗師定不差叢林浩浩是玄沙一塵纔舉知端的東海東邊萬萬家

春暖桃花帶露開靈雲一見悟靈臺玄沙諦當傳千

古誰解雌黃息衆猜

淨照孫

桃花開處忽伸眉未徹玄沙也大奇幾度狂風吹擺後依前似火萬千枝

佛慧泉

二月春庭雨霽時小桃紅綻兩三枝紅白爭妍人盡見因甚靈雲獨不疑

法雲秀

靈雲偶爾見桃花三十年來得到家何事玄沙未相保枯根株上別抽芽

楊無爲

靈雲悟後復何如未徹無人辨得渠千古華山山脚下豈知潘閬倒騎驢

白雲端

萬年松下忽相逢拔樹鳴條浩浩風堪咲晚來無覓

處崔嵬和雨在雲中

保寧男

崑崙捧出無瑕玉赤水波心得夜光今古有誰能辨

別釣魚船上謝三郎

成枯木

奇哉一見桃花後萬別千差更不疑獨有玄沙言未

徹子孫幾箇是男兒

真淨文

蠢動含靈同一性山河大地盡知音昔人解道黃鶯

道似共桃花說舊心

雲居祐

桃花見了狐疑盡因甚玄沙却不然今古叢林爭浩

浩欲驅良馬路揮鞭

三祖宗

靈雲老倒泄生涯消息傳來到謝家未徹根源箇端

的從教春力自開花

洞山秀

靈雲聲價傳千古點檢元來未作家芳草滿園盡春

色如何唯說悟桃花

地藏恩

堪笑春風漏泄機桃花新發舊年枝螺江有箇釣魚

客笑殺靈雲道不疑

佛國白

春來物物盡紛華堪羨靈雲是作家一見桃花心境

絕老胡空自涉流沙

雲蓋昌

靈雲眼中絕翳玄沙袖裏藏鋒把手直上峯頂一咲

天地斗空

佛心才

靈雲見了絕謔訛獨步寰中不較多敢保老兄猶未

撰述
徵令人疑著備頭陀

長靈卓

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盡著花
叵柰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擲魚鰕

洪覺範

溪上桃花開爛熳不知誰解見
靈雲頭頭總是吾家物一念圓成盡屬君

通照逢

靈雲昔日悟桃花十里春風樹樹斜
敢道老兄渾未徹夢中開眼見玄沙

曼古佛

山鳥芳時分外啼桃花如火映前溪
明明三十年來事可咲靈雲說悟迷

祖印明

陌上咲春風枝頭漏消息紅光爍太虛
豈藉陽和力

學劍宗師既不疑玄沙未徹最新奇
掃除學路刮肌骨格外之機如電拂

圓悟勤

春來依舊一枝枝同地同天道不疑未徹之言人莫問
令人特地咲嘻嘻

龍門遠

百煉精金大冶中任他騰燄亘天紅
須臾拈出教人看添得行家價轉豐

開福寧

十分風采露堂堂玉蕊瑤枝未比量
剛被傍人論好醜因茲難嫁與潘郎

佛性泰

二月桃花爛熳時靈雲一見更無疑
玄沙未徹誰相委鼻孔從來向下垂

南華昌

靈雲一枝迎曉露玄沙一朵已離披畢竟水須朝海
去到頭雲定覓山歸

文殊道

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花爛熳始擡眸饒君便有遮天
網到得牢關即便休

佛燈珣

盡道見桃花悟道此語不知還是無茫茫宇宙人無
數那箇男兒是丈夫打破鬼門關日輪正當午一箭
中紅心大地無寸土

徑山杲

桃花尋劍客不語咲春風白頭歸未得家住海門東
敢保老兄猶未徹玄沙之言何太切君看陌上桃花
紅盡是離人眼中血

鼓山珪

似錦桃花滿樹紅靈雲一見便心空當時不遇玄沙
老爭得名喧宇宙中

疎山如

桃花端的悟靈雲添得玄沙劫外春滿地不知何處
去塵塵剎剎露全身

楚安方

續攷學劍難提鋒刃頭艷光花發便心休不疑句播乾
坤內得旨唯憑月滿秋

雙泉境

二

玄沙聞舉悟中知當下云言未保伊一擊海濤皆湧
沸天光回燦眼瞍瞍

靈雲桃花見親切英俊超越古今哲星簇孤輪明皎
潔和刃精揮用無絕玄沙敢保君未徹雲水休話箇

生滅新羅打鐵燒脚熱磨礱還用三尺雪

道吾真

滿樹桃花行人競折靈雲悟後了無疑更有玄沙言
未徹石說明

仰面穿針不見天低頭拾芥不見地天地針芥無處
安堂堂面目眼中翳君不見諦當未徹在覷人趂大

彩

月堂呂

桃花春暖盡情開一見無疑頗俊哉不是釣魚船上
客無人把手上高臺

東山空

靈雲悟桃花玄沙傷不肯多少癡禪和擔雪去填井
今春花又開此意誰能領端的少人知花落春風靜

國清紹

春風二月半桃花紅爛熳靈雲到處逢衲僧著眼看
看看短棹孤舟誰居彼岸

龍牙言

一箇烏梅侶本形蜘蛛結網打蜻蜓蜻蜓落了兩片
翼堪笑烏梅咬鐵釘

天童淨

一見便見猶隔鐵圍玄沙老漢腦後痛錐名高豈在
鑄頑石路上行人口侶碑

塗毒策

靈雲一咲見桃花三十餘年始到家從此春風春雨
後亂隨名字落天涯

慈航朴

靈雲親說悟桃花端的無疑眼裡沙縱使玄沙言未

徹相逢且喫趙州茶

誰庵演

乞兒拾得錫暗地空寶惜撞著明眼人一文也不直

本菴永

不疑不徹不失片片春風狼籍至今江北江南游子

徒勞外覓休外覓明如果日黑如漆

別峯印

二月桃花爛熳紅靈雲打失主人翁隨邪逐惡玄沙
老半是真情半脫空

雲巢曼卿

一見桃花便採跟鐵圍生陷出無門倚牆傍壁知多

少一度春來一斷魂

少室睦

一見不勞朱粉施玄沙掃帚畫蛾眉只知掩得靈雲

醜落盡眉毛自不知

朴翁鉅

紅入芳蹊錦色鮮酌然一點不相謾物歸元主自投

合誰謂靈雲著眼看

菊盛覃

增

靈雲因長生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露柱懷

胎曰分後如何師曰如片雲點太清曰只如太

清還受點也無師不答曰恁麼則舍生不來也

師亦不答曰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師曰猶是

真常流注曰如何是真常流注師曰如鏡常明

曰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

上事師曰打破鏡來與汝相見 頌曰

午夜霜凝星斗寒長空雲盡山月落青天喫棒人盡
知蒼龍退骨誰能覺金鳳衝開玉鎖關麒麟掣斷黃

雪竇宗

金索迢迢劫外孰能拘南北東西迢迢卓

佛鑑勲

金鷄啄玉卵飛出鳳凰兒入戶能長嘯歸家著錦衣

靈雲因長慶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驢事未
去馬事到來 頌曰

靈雲因問出家才驢事前行馬後來長慶不明真是
地句中認影影難開予今報你諸禪侶九衢杲日照
香街

汾陽昭

驢事未了馬事來鍾聲纔斷鼓聲催祖師愛喫和羅
飯北有文殊在五臺

佛慧泉

驢事未了馬事來一花欲謝一花開安南已得烟塵
息塞北將軍唱凱回

楊無爲

東行不見西行利南頭賣賤北賣貴橫千豎百筭河
沙九九反成八十二

保寧勇

驢事未了馬事來鍾聲未了鼓聲催春來縱步園間
看無限桃花夾李開

佛鑑勲

問端如箭透垣牆賴值靈雲手段長駿馬蹇驢皆
控勒鞭教戰勝出沙場

南嶽勝

松陰行不盡疎雨下無時世事幾興廢山中人未知

蒙菴聽

驢前馬後識靈雲滿眼風埃絕點塵行徧天台并雁
蕩歸來重看錦江春

心聞貴

次增靈雲因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早時忘却

不憶塵生 頌曰

家破人亡何所依無心無緒話求歸十年忘却來時
路暫憶此時總不知

投子青

收增靈雲因僧問如何是端坐念寔相師曰河裡失

錢河裡撈 頌曰

河裡失錢河裡撈拈來天下任縱橫和雲買得南山
地淺種深鋤恣意耕

佛心才

婺州金華俱胝和尚

嗣天龍

初住菴時有尼頂

笠攜錫遶師三匝曰道得卽下笠子如是三問

師皆無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何不且住尼

曰道得卽住師又無對尼去後師嘆曰我雖處

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器不如棄庵往諸方叅

尋知識去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將有肉身

菩薩來爲說法逾旬果天龍和尚到師迎禮具

陳前事龍豎一指示之師大悟自此凡學者叅

問師惟舉一指無別提唱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 頌曰

天龍一指悟俱胝當下無私物匪齊萬互千差寧別說直教今古勿針錐 汾陽昭

對揚深愛老俱胝宇宙空來更有誰曾向滄溟下浮木夜濤相共接盲龜 雪竇顯

老倒俱胝一指頭金華山下幾回秋至今坐石安禪處猶弄精魂未肯休 佛印元

丈夫無氣死無殊忽遇天龍陡頓蘇一指頭禪用不盡大悲千手費工夫 野軒邊

問答機關豈易耐無錢難作好風流心中有事說不得只得忙忙豎指頭 佛國白

頓悟天龍一指頭河沙佛祖便同儔饒他鶩子懸河辯百億須彌一芥收 旻古佛

不用將心向外求箇中消息有來由報言達磨西來意只在俱胝一指頭 佛鑑勲

老大宗師豎指頭一生用得最風流玄沙拘折無人會年來年去冷颼颼 龍門遠

席簾蓬戶在門頭誰謂村居院落幽雨散雲收山岳露珊瑚枝上挂金鉤 惠照顓

俱胝一指頭喫飯飽方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徑山杲

收續俱胝一指報君知朝生鷄子搏天飛若無舉鼎拔

山力千里鳥騅不易騎

琅邪覺

俱胝老子指頭禪二十年來用不殘信有道人方外術了無俗物眼前看所得甚簡施設彌寬大千刹海飲毫端麟龍無限落誰手珍重任公把釣竿

天童覺

獨脫風塵舉世無不明兵甲作良圖河清海晏從來事自是時人不丈夫

塗毒策

俱胝一指禪古今成話禰打破鬼門關露柱尋無罅

誰庵演

一著高一著一步闊一步五百年間生指出這條路

這條路十聖三賢皆罔措

月林觀

佳人睡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插便休大抵還他肌膚好不塗紅粉也風流

報恩演

收增

俱胝有一童子每見人問事亦豎指人謂師曰

和尚童子亦會佛法凡有問皆如和尚豎指師

一日潜袖刀問童曰聞你會佛法是否童曰是

師曰如何是佛童豎指師以刀斷其指童叫喚

走出師召童子童回首師曰如何是佛童舉手

不見指忽然大悟 頌曰

俱胝一指頭一毛拔九牛華岳連天碧黃河徹底流
截却指急回眸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
山堂淳

俱胝鈍置老天龍利刃單提勘小童巨靈擡手無多
子分破華山千萬重 無門開

增

瑞州末山尼了然禪師

嗣大愚

因灌溪問如何

是末山師曰不露頂曰如何是末山主師曰非
男女相溪乃喝曰何不變去師曰不是神不是
鬼變箇什麼 頌曰

末山不露凌雲頂今古峩峩在目前又道本無男女
相非君莫辨火中蓮 真淨文

非男女相獨閒閒正體堂堂孰可攀一句不傳千聖
眼九天風靜月彎彎 自得輝

非男女相末山主今古堂堂常獨露常獨露兮見也
麼清聲藉藉播寰宇 月林觀

六祖下第五世之四

清源下第四世之一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

嗣龍潭

簡州周氏子在蜀

常講金剛般若經時謂之周金剛遂將青龍疏
鈔出蜀至澧陽路徑造龍潭到法堂曰久嚮龍

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曰子親到
龍潭師無語遂栖止焉 頌曰

浩渺深坑納衆流謾持香餌擲金鈎風雲匝雷霆
動應訝龍王不出頭 保寧勇

親到龍潭不見龍龍潭龍不在潭中青天白日興雲
雨千古人同笑葉翁 佛國白

親到龍潭不見龍妙符先覺證玄宗弗庵盤結孤峯
上靜對寒蟾挂碧空 羅漢古南

潭不見龍不現親到龍潭遭一玷瞥然歸去牙如劍
棒頭撒出光燄燄 長靈卓

續血盆似口劍如牙竭世樞機未足誇親到龍潭龍
不現者回失却眼中花 心聞黃

潭不見龍不現親到龍潭須活薦莫學承虛接響人
守株待兔亡機變知機變蓋子撲落地楮子成七片

遜庵演

潭不見龍不現全身已在空王殿夢回忽聽曉鶯啼
春風落盡桃花片 皖山疑

德山一日侍龍潭抵夜潭曰更深何不去師
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燈度與師擬
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

甚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
也至來日潭陞座謂衆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劍
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峯頂上
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
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大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
於巨壑遂焚之於是禮辭而去 頌曰

明暗相陵不足云綵毫有解未爲親紙燈忽滅眼睛
出打破大唐無一人

白雲端

一時瀑布巖前落半夜金烏掌上明大開口來張意
氣與誰天下共橫行

保寧勇

明暗相形事渺茫誰知腦後迸神光都來劃斷千差
路南北東西達本鄉

大洪鑒

明暗分時光定動火光滅處見來由龍潭截斷辭源
後佛祖孤峯罵未休

照覺德

一陣旋風霧靄開千峯突出碧崔嵬驚猿怨鶴拋來
久半夜山前喚得回

上方菴

吹滅龍潭火一星當時心眼太精明微塵佛祖絕踪
跡跛鼈奔騰作麼生

曼古佛

黃金爲骨玉爲稜莫把他家此日尋多少從來悟心
匠盡將底事繼威音

龍門遠

德嶠龍潭啐啄機芥針投合契玄微孤峯盤結幪頭
坐不顧青山雲自歸

京兆府天寧建

收續龍潭霧起老龍吟嚇殺南山白額蟲不觸波瀾拿
鼈鼻嶄然頭角氣如虹

南堂興

親到龍潭不見龍紙燈吹滅眼頭空一條白棒掀天
地滅却西來達磨宗

佛照光

百結欄衫破幪頭年年落第出神州却因一隻穿楊
箭臨老來封馬上侯

蘿月瑩

開口不見齒伸手不見掌夜半忽相逢葛藤長萬丈

雪庵瑾

南來本欲破邪說紙燈滅處難分雪踏著鈐鎚硬侶
鐵錯認烏龜喚作鼈

玉泉窮谷璉

親到龍潭已暗投夜深誰共御街遊紙燈吹滅狼烟
息坐斷中原四百州

大目禮

驀劄相逢不再三纔開臭口見鄉談紙燈滅處饒端
的不許蒼龍臥碧潭

升翁銘

德山禮辭龍潭直抵瀉山挾複子上法堂從西
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方丈曰有麼有麼山坐次
殊不顧盼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如
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

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
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背却
法堂著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峯頂
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 雪竇拈兩處云
勘破了乃頌曰

一勘破二勘破雪上加霜曾嶮墮飛騎將軍入虜庭
再得完全能幾箇急走過莫放過孤峯頂上草裡坐
虎穴深林人不到到者還須是獵人老虎睡驚纔舉
目瞥然跳出獲全身

海印信

偷營所寨入中軍應是機謀已十分袖裡金槌猶未

動山前飛騎去紛紛

上方笑師

德山老能法戰一喝聲光吼雷電騎虎頭兮收虎尾
捋虎鬚兮真可羨急走下山三十里又被瀉山追一

箭

佛鑑勲

收續大用不拘今古規模倒拈蝎尾平捋虎鬚若非深

辨端倪何以坐觀成敗俊處穎脫囊錐高來卷舒方
外孤峯頂上浪滔天正令當行百雜碎

咄

圓悟勲

騎虎頭把虎尾霹靂一聲驚萬里坐觀成敗老將軍

腦後一槌誰敢擬擬不擬箇箇無視長者乎

懶庵
需

韜略雙全膽氣豪當頭不怕陣雲高排關自謂褰旗

手未免孤峯沒草巢

頑石空

七事隨身一毫不用再展鎗旗乾坤震動孤峯頂上

休更說夢

退菴奇

德山凡見僧入門便棒 頌曰

德山棒劃斷聖凡魔膽喪善能方便捋虎鬚忿怒那

吒亦摧蕩

海印信

一棒一條痕辛酸不可論丈夫多意氣幾箇是知恩

大洪恩

突出雙頭卒辨難曾將一擊碎潼關自從天下太平

後流落人間號德山

白雲端

驟雨迅雷擊雲興電影隨將軍雖有令何侶帝堯時

大洪遂

兩手托開無縫塔一脚踢倒須彌山青天霹靂無遮

護阿師猶自覓禪關

成枯木

一條白棒劈頭來血濺星飛痛可哀祖佛更無回避

處妙高峯頂也崩摧

佛國白

德嶠分明顯大奇棒頭揮出絕離微令行佛祖無空

過一似輪王握萬機

雲蓋自

一條柳標倚青天別向三乘教外傳未眨眼時遭八

百擬開口處著三千

張無盡

當機截斷聖凡膝上寒光照雪茫茫宇宙無窮皮下

何人有血

普融平

坐斷生死要津不問凡聖迷悟一棒打破面門自然

乾坤獨露

佛心才

入門棒棒沒商量撥出紅流便厮當不是奴奴情淡

薄無錢難作好兒郎

佛燈珣

棒下真鍮不博金德山徹底老婆心後人只見波濤

湧不見龍王宮殿深

鼓山珪

入門便棒郎當不少依而行之胡麻厮繳

徑山杲

曾透龍潭向上機便將一棒力橫揮當頭突出何人

辨只許叢林作者知

楚安方

續

一條白棒胡揮亂撞撞著聲頭魂飛膽顫

典牛

殺活並行醍醐毒藥是賞是罰一任卜度

尼無著

皎潔晴天吼怒雷缺山萬疊盡驚開因思塊雨條風

日安得全提有此來

寶葉源

德山小叅示衆曰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

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

因甚麼打某甲師曰汝是甚麼處人曰新羅人

師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 法眼云大小德

山話作兩橛 圓明密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

雪竇云二尊宿雖善裁長補短捨重從輕要見德山老漢亦未可在何故殊不知德山握閫外之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劍子諸人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瞎漢 頌曰

德山自得任公手一線分明下兩鈎透網金鱗纔弄水
岸邊還把釣綵收

佛印元

誅龍之劍未可揮蛇大獵之家豈藉狐兔君不見諸葛亮作軍師或施擒縱少人知百萬雄兵如指掌小醜擒來又縱之兵歎訝馬頻嘶無限兒郎唱大奇如是四方英勇將聞名早已豎降旗

海印信

祖令全提孰敢論纖毫纔動陷關津這僧不辨箇時節爲法忘身有幾人

枯木成

烟塵掃蕩將軍令正勅流行宣德音公子只知歌既醉夜深還被活生擒

寶峯照

橫按鎧鉞居閫外當鋒誰敢犯重圍堪羨新羅箇衲子全機破敵也光輝

吳古佛

高提祖印踞寰中孰肯當機定吉凶不是新羅這衲子爭教千古振清風

大瀉詰

大冶烹金忽雷驚春草木秀發光輝日新不費纖毫力擒下天麒麟全威殺活得自在千古照耀同水輪

話作兩撇句中眼活龍頭蛇尾以指喻指撞著露柱
瞎衲僧塞斷咽喉無出氣擬議尋思隔萬山咭嘹舌
頭三千里

圓悟勤

德山老人寂寂惺惺法眼圓明精精靈靈六韜三略

武緯文經新羅衲子有丙無丁

南堂興

德山因廓侍者問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師曰
作麼作麼曰敕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師休去
明日師浴出廓過茶與師師撫廓背曰昨日公
案作麼生曰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師又休去

頌曰

跛鼈飛龍騎形殊理不殊欲明二大士棒下識真軀

汾陽昭

正士忠臣氣最英一言佐國死猶輕不同諂曲偷安
者官寵貪榮過一生

佛印元

袖裡藏鋒迴莫儔任他高作運機籌君看舉鼎拔山
力未到烏江不肯休

海印信

雲鵬展翅天無光井底蝦蟇剛咄咄太陽忽轉跳出
來千峯萬峯空突兀

白雲端

熟睡高聲叫不聞夢中調語自紛紛明朝一下方眠
覺懊惱昏沉不可論

保寧勇

觀面來時作者知可中石火電光遲輸機謀主有深
意欺敵兵家無遠思發必中更謾誰腦後見腮兮人
難觸犯眉底有眼兮渠得便宜

天章覺

不問文班與武班御街侵曉競朝天傍觀莫咲金吾
老駿馬驕多不著鞭

上方益

商嶺東西路不分兩間茅屋一溪雲師言耳聾知師
意人是人非不欲聞

佛性泰

續臨機一味放憨癡其毒尤深棒喝時堪咲人來誇
敏手得便宜是落便宜

別峯印

頑皮老虎卧林丘一任傍人放滴油滿肚只因曾飽

肉縱加呼喚懶擡頭

無準範

只一箇休去伎倆自然消諸聖在甚處脚下路迢迢

橫川珙

昨日罵詈一番了老倒踈慵不解聽今日又來由你
罵饒人些子當看經

開極雲

德山一日飯遲托鉢下堂時雪峯作飯頭見便
云這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麼處去師
便歸方丈峯舉侶巖頭頭曰大小德山未會未
後句師聞令侍者喚來問汝不肯老僧那頭密
啓其意師乃休去至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

頭至僧堂前撫掌大咲曰且喜老漢會末後句
雖然如是只得三年師果三年而沒 頌曰

鐘鼓猶未鳴托鉢何處去一撥便回頭會得末後句

寶峯照

末後句會也無德山父子太含糊座中亦有江南客
莫向樽前唱鷓鴣 天童覺

凜凜霜風戛地寒漁翁擲釣五湖寬錦鱗觸散波心
月收取綵綸上古灘 寶峯祥

鼓寂鐘沉托鉢回巖頭一撥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
活莫是遭他授記來 張無盡

德山托鉢最爲奇好語令人特地疑虎豹出林誇爪
距叢林千古立雄基 南堂興

一槲塗毒聞皆喪身在其中總不知八十翁翁入場
屋真誠不是小兒嬉 徑山杲

鐘未鳴鼓未響依前托鉢歸方丈德山不會末後句
巖頭密意誰相亮只得三年也大奇留與諸方作榜
樣 鼓山珪

續千尺綵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兒童不慣風
濤惡走入蘆花不敢窺 眞淨文

鐘鼓未鳴先托鉢雪峯平地成饒舌當時一徑入僧

堂且看巖頭有何說

照堂一

雪峯公然喚回巖頭密啓有力果然只得三年賊口

元來是敕

典牛游

凜凜吹毛照膽寒不容擬議豈容傳擡眸已是身三

段此是吾家紅鐵團

明大禪

斫却月中桂清光轉更多狐狸俱屏迹師子奮金毛

密庵傑

德山托鉢話低頭得人怕三家村裡人醉後胡厮罵

率庵琮

增德山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佛是西天老比丘

頌曰

佛是西天老比丘星移斗轉水東流茫茫宇宙人無

數戶貫依前百草頭

或菴體

增德山因臨濟侍次師曰今日困濟曰這老賊寐

語作甚麼師擬拈棒濟掀倒禪床 頌曰

臥龍纔奮迅猛虎便咆哮時人只見波濤湧不知新

月出林梢

中庵空

德山示衆曰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

臨濟聞得謂洛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爲甚麼也

三十棒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他作麼生

浦如教而問師便打浦接住送一送師便歸方丈浦回舉似臨濟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雖然如是你還識德山麼浦擬議濟便打頌曰

單于自負藝過人小將教詔去侶真到彼果然贏小捷回來未免陷全身

海印信

譬若金籠鸚鵡見觜如紅玉一青衣雖然學得人言語問著元來總不知

佛鑑勲

收增德山因僧來叅便乃閉却門僧打門師曰誰曰師子師開門僧纔入禮拜師驀頭騎曰者畜生許多時向甚麼處去來頌曰

見兔放鷹因邪打正脚未跨門直須猛省

木庵永

通

德山上堂大衆及盡知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挂

壁上猶有一人呵呵大咲若識此人叅學事畢

或作圓明密語

投子青云然雖如是德山大侶藏盡

楚天月猶存漢地星乃頌曰

雙盲入暗路崎嶇日落棲蘆暫得甦爭侶石人眠半夜免教舜讓守林居須知花綻非干木無脚行時早觸途昨朝風起長安道元是崑崙進國圖

收把斷襟喉風磨雲拭水冷天秋錦鱗莫謂無滋味釣盡滄浪月一鉤

天童覺

用犯著應須總滅門

正堂辯

洞山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
覓迢迢與我踈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
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

頌曰

動靜從來每與俱回頭驀地始逢渠直饒與麼猶堪
喚喚作如如又却迂

本覺一

水中影子因身有若寔無身影亦無百尺竿頭纔進
步一毫端上現毗盧

圓悟勤

增洞山後因供養雲巖真有僧問先師道只這是

莫便是否師曰是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錯

會先師意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

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 頌曰

爭解恁麼道五更雞唱家林曉爭肯恁麼道千年鶴

與青松老實鑑正明驗正偏玉機轉側看兼到門風

大振兮規步綿綿父子變通兮聲光浩浩

天童覺

增

洞山辭雲巖巖曰自此一別難得與汝相見師

曰不然自此一別難得與和尚不相見 頌曰

高高孤頂雪濛濛劫外行藏路不通半夜嶺梅消息
轉不關春色暗香濃

正堂辯

洞山辭雲巖

天童覺

增改

洞山首謁南泉值馬祖忌修齋次泉曰未審馬祖還來應供否衆無對師出云待有伴卽來泉曰此子雖後生却堪雕琢師曰莫壓良爲賤

頌曰

白雲之賓青山伴位裡借切看互換無底合盤轉手

天童覺

擎穿心椀子通身飯

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江上晚來堪畫

處漁人披得一蓑歸

闡提點

有伴卽來地闢天開冷光重出匣古路絕纖埃萬象森羅齊合掌須彌爰粵舞三臺

最庵印

增改

洞山叅瀉山問曰頃聞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話某甲未究其微瀉曰我這裡亦有祇是罕遇其人師曰乞師指示瀉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師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瀉曰此去澧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師旣到雲巖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巖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曰我若聞汝卽不聞吾說法也師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巖豎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曰我說法汝尚不聞況無情說法乎師曰無情說法該何

撰述
典教曰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
念法師於是有省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
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時方得
知 頌曰

者箇分明有情無情者箇最親無處不真一打不著
萬劫沉淪一透不破驢牽錢磨一朝透徹以楔出楔
鼻安面上口裡有舌不借不借東說西說要休便休
要歇便歇無情說法有情聽有情說法無情別不是
等閑虛作解大地山河太饒舌人人盡有不相應露
枉燈籠向你說 大瀉智

好好萬象森羅俱是寶頭頭物物現家珍不識之人
卽荒草 南堂興

南陽師肌骨好洞山份也難討瀉山翁雲巖老重注
破成鼓倒分明行官路不覺入荒草葛藤因此到而
今業識茫茫何日了 月堂昌

洞山示衆曰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
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始得又云只如萬里無寸
草處且作麼生去後有僧到瀏陽舉侶石霜霜
云出門便是草僧回舉侶師師曰大唐國裡能
有幾人 頌曰

出門便是太忙然萬里無來未得圓欲識家山門去
路暮烟輕鎖綠綿綿

佛慧泉

草漫漫門裡門外君自看荆棘林中下脚易夜明簾
外轉身難看看幾何般且隨老木同寒瘡將逐春風
入燒瘢

天童覺

出門便是草閑殺龍門老北去禮文殊南來登五老
鬢髮已蒼浪言歸恨不早獨立秋風前思量望江島
好好不用更尋討

龍門遠

萬里無寸草但請恁麼去出門便是草各自有公據
有公據何拘束清風月下守株人涼鬼漸遙春草綠

徑山杲

不出漫漫草路遮出門猶更隔天涯回機踏著通霄
路何處青山不是家

疎山如

續庭前黃葉亂紛紛階下苔錢侶錦紋戶外任教荒

收草綠石人踏斷海山雲

淨因成

萬里無寸草出門便絆倒爭如不動塵四山日杲杲
壁立萬仞絕承當天上人間無處討無處討忽然突
出拄杖頭直趨寶山親取寶

圓悟勤

新豐路坦然豈止正偏圓萬里無寸草何人可向前
機不轉墮塵緣透得脫犯風烟瀏陽端的破中邊出

門已是草芊綿投機倘若諳來脉兩岸俱玄一不全

佛鑑勸

虛玄鳥道沒纖埃玉殿空然瑣綠苔挂壁梭飛秋蛻
骨滄溟老蚌盡懷胎

足菴隱金

洞山因僧問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師曰何不向
無寒暑處去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師曰寒時寒
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 頌曰

垂手還同萬仞崖正偏何必在安排琉璃古殿照明
月忍俊韓獪空上階

雪竇顯

無寒暑處如何唱和熱卽乘涼寒卽向火多口阿師

一場懨懨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裡坐

自承

大道

熱時熱殺寒時寒寒暑由來總不干行盡天涯諳世
事老君頭戴楮皮冠

湛堂準

偏中有正正中偏流落人間千百年幾度欲歸歸未
得門前依舊草芊芊

長蘆卓

無寒暑處洞山語多少禪人迷處所寒時向火熱乘
涼一生免得避寒暑

佛燈珣

無寒暑處爲君通枯木生花又一重堪咲刻舟求劒
者至今猶在冷灰中

佛性泰

續裡頭看勿寒暑直下滄溟瀝得乾我道巨鼇能俯首咲君沙際弄釣竿

天童覺

水到渠成風行草偃類之不齊觀之難面誰信崖顚石裂時黃金白銀如糞泥

月堂昌

盤走珠珠走盤偏中正正中偏羚羊挂角無踪跡獵犬遶林空踞踞

圓悟勤

避暑逃寒問是非不離寒暑少人知正中來也無回互句裡藏鋒辨者稀嚴天雪火雲飛風吹日炙杜闌

冶父川

黎寒時寒熱時熱無寒暑處天然別綿州附子漢州薑

打刀須是邠州鐵洞山老子不瞞人親傳當面藏身訣

鼓山珪

寒暑分明說向君不容擬議辨踈疎親匾檐驀折兩頭脫舉目長空一咲新

松源岳

洞山因僧問三身中那身不墮衆數師曰吾常於此切後有持此問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意作麼生山云要頭便斫去又問雪峯雪峯以拄杖打云我亦曾到洞山來

頌曰

此切堪傷向外求至親何故侶怨讎始終滿面無慙色更有曹山乞你頭

保寧勇

不入世未循緣劫壺空處有家傳白蘋風細秋江暮
古岸船歸一帶烟

天童覺

收續

玉鞭纔舉乾坤靜皇道無私顯至尊貴極鑾輿纔

指斥將軍正令不容存

正堂辯

三人證龜喚作鼃啞子得夢向誰說電光影裡浪驅
馳踏破澄潭一輪月

木菴永

吾常於此切不是神仙訣洞山空腹高心曹山寧可
截舌切切不是標名虛事橈未了吾今爲君訣

棘

田心

洞山因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火後

一莖茆 頌曰

野火燒時越轉新至今烟燄雨難淋旱地紅蓮遮日
月無根樹長翠成陰

投子青

春風吹動綠波搖無限船師逐海潮只見江鷗飛白
浪豈知明月在雲霄

枯木成

善應隨流妙意深明一箭中紅心當鋒不是由基
眼對面餞山高萬尋

佛智裕

收續

古人出世最難遭唯有江西路更高人問亡僧遷

化事便言火後一莖茆

石門聰

雖然火過一堆灰爭奈人情會見稀畢竟水須朝海

去到頭雲定覓山歸

佛鑑勲

增

洞山有頌云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尿

天糞竿頭上煎餛飩子三箇胡孫夜斲錢 頌曰

山獐得樹尾連顛咲道階除夜斲錢敲磕髑髏無用處從來千聖不曾傳

增

洞山因老宿拈袈裟角問云父母未生時還有

這箇麼師曰只今豈是有耶宿搖手 頌曰

轉位投機覓更難回途復妙豈相關新豐洞口翻波浪一掃須教徹底乾

正堂辯

增

洞山有一僧在延壽堂不安要見師師至僧所

僧便問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師曰你是什麼人家男女曰某甲是大闡提人家男女師良久僧曰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老僧亦從人家屋簷下過曰回互不回互師曰不回互曰教某甲向什麼處去師曰栗畚裡去僧噓一聲曰珍重便坐脫師以拄杖扣頭三下曰只解與麼去不解與麼來 頌曰

只解恁麼去沙禽夜宿滄洲樹不解恁麼來石筍穿開古路苔莫道鯢鯨無羽翼今日親從鳥道回

天

立里覺

聖量凡情淨盡時轉身無路事還非屋簷下過粟舍

裡馬腹驢胎一道歸

石溪月

收增洞山因龍牙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洞

水逆流卽向汝道 頌曰

洞水無緣會逆流見他苦切故相酌西來祖意寔無
意妄想狂心歇便休

橫川瑛

收增

洞山因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白鳥

入蘆花 頌曰

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正堂辨

收增

洞山冬夜果子汝問泰首座曰有一物上拄天

下拄地黑侶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
道過在什麼處座曰過在動用中師曰侍者掇

退果卓 頌曰

洞山果子誰無分掇退臺盤妙轉機今夜爲君輕點

破牡丹花下睡貓兒

明極禪

洞山玷辱家風首座埋沒自己雙雙綉出鴛鴦千古

扶持不起

運菴巖

拄天拄地黑如漆不分晝夜是何物拈來拋向屎坑
中火裡紅蓮香拂拂

虛堂愚

收增

洞山夜叅不點燈有僧出問話退後師令侍者點燈乃召適來問話僧出來其僧近前師曰將取三兩粉來與這箇上座其僧拂袖而退自此省發遂罄捨衣資設齋得三年後辭師師曰善爲時雪峯侍立問曰祇如這僧辭去幾時却來師曰他祇知一去不解再來其僧歸堂就衣鉢下坐化峯上報師師曰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生在 頌曰

洞中日午打三更便有遊人把路爭除却華山陳處士誰人不帶是非行

慈受深

收增

洞山因看病僧僧曰火風離散時如何師曰來時無一物去亦任從伊曰爭奈羸瘵何師曰須知有不病者僧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悟則無分寸不悟隔山坡僧曰前程還許上度也無師曰雖然黑似漆成立在今時 頌曰

火風離散後一物鎮長靈佛國黃金地天堂白玉庭前程休上度所至要惺惺一念心清淨人間亦只寧

南堂題

收增

洞山不安僧問和尚病還有不病者麼師曰有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師曰老僧看他有分曰

和尚看他時如何師曰老僧看他時則不見有病頌曰

卸却臭皮袋拈轉赤肉團當頭鼻孔正直下髑髏乾
老醫不見從來癖少子相逢向近難野水瘦時秋潦
退白雲斷處舊山寒須勦絕莫顛顛轉盡無功伊就
位孤標不與汝同盤

天童覺

收增

洞山因僧問和尚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行
鳥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
無私句曰祇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
曰闍黎因甚顛倒曰甚麼處是學人顛倒師曰

若不顛倒因甚麼却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
面目師曰不行鳥道頌曰

古路脩然倚太虛行玄猶是涉崎嶇不登鳥道雖爲
妙點檢將來已觸途

丹霞淳

收增

洞山問僧世間何物最苦曰地獄最苦師曰不
然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頌曰

人生最苦不知休逐浪隨波真可憂一句若能超佛
祖蒙頭壞衲更何求

枯木成

鑊湯爐炭幾何般地獄三途未苦酸須信新豐親切
語袈裟之下莫顛顛

丹霞淳

收增洞山曰一大藏教只是箇之字 頌曰

點畫分明無道理老胡幾度提不起不如分付王右
軍無限風流歸手裡

白雲出端

收增洞山叅興平便禮拜興曰莫禮老朽師曰禮不

老朽者興曰渠不受禮師曰渠不會禮 頌曰

渠非老朽不禮不受威音世前毗盧頂後把定壺中
白日長觸著匣內青蛇吼良醫叮囑病人服藥不如
忌口

天童覺

上座莫要禮老朽興平未易揚家醜尊貴從來不出
門渠儂豈在威音後

自得禪

收增洞山因僧問如何是衲僧孔竅師曰十八女兒

不繫裙 頌曰

衲僧孔竅少人知剛被宗師已識機十八女兒裙未
繫先教阿母畫蛾眉

海印信

收增洞山因僧問時時勤拂拭莫遣惹塵埃爲甚麼

不得他衣鉢師曰直饒道本來無一物也未合
得他衣鉢且道什麼人合得僧下九十六轉語
皆不契末後云設使將來他亦不受師深旨之

頌曰

祖師衣鉢漫悠哉不受渠猶眼未開誰信普通年遠

事豈從茲嶺付將來

本覺一

收增

洞山不安令沙彌傳語雲巖乃囑曰他或問和尚安樂否但道雲巖路相次絕也汝下此語須遠立恐他打汝沙彌領旨去傳語聲未絕早被雲巖打一棒沙彌無語

頌曰

洞山有路透雲巖絕處教通到者難拄杖頭邊開活路方知不隔一毫端

絕象鑑

年老心孤是洞山引入行路絕躋攀者僧若也知機變一去雲巖更不還

竹屋簡

收增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

嗣雲巖

與洞山行次忽見

白兔走過師曰俊哉洞曰作麼生師曰大侶白
衣拜相洞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說話師曰你作麼生洞曰積代簪纓暫時落魄

頌曰

卽日貴人舊家貧漢兄弟相承尊卑互換向晚途中
眼不開夜明簾外機旋轉騎牛戴帽異中來百鍊真
金色不變

天童山見

二

抗力雪霜平步雲霄下惠黜國相如過橋蕭曹謀略
能成漢巢許身心欲避堯寵辱若驚深自信真情叅
跡混漁樵

白衣拜相喜難加暫時流落向天涯移身換步人難

見夜來歸宿五侯家

佛性泰

衣錦還鄉人盡見長時富貴許誰知無言童子呵呵

咲贏得風光滿面歸

伊庵權

增

神山把針次洞山問曰作甚麼師曰把針曰把

針事作麼生師曰針針相侶曰二十年同行作這箇語話豈有與麼工夫師曰長老又作麼生

曰如大地火發底道理 頌曰

大地火發間不容髮南海崑崙天寒不襪祖祖相傳

一頭揸揸

天童覺

逆放順收將寡敵衆隱顯同途得失共用針針相似

不外來同行語話要分開自從大地火發後古廟香爐不著灰

月堂昌

增

神山與洞山過獨木橋洞先過了拈起木橋曰

過來師喚价闍黎洞乃放下木橋 頌曰

平地無端鑿陷坑木橋拈起使人行沉沉寒水如何

渡月夜金雞報五更

丹霞淳

增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

詞道五

抵瀉山爲米頭

一日篩米次瀉曰施主物莫拋撒師曰不拋撒瀉於地上拾得一粒曰汝道不拋撒這箇是甚麼師無對瀉曰莫輕這一粒百千粒盡從這一

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從甚處生爲呵呵大咲歸方丈 頌曰

萬廩千倉常住物出生來歷要分明不知一粒從何得雨過西山爽氣清 枯禪鏡

石霜在方丈內僧在窓外問咫尺之間爲甚麼不覩師顏師曰徧界不曾藏僧舉問雪峯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峯曰甚麼處不是石霜師聞曰這老漢著甚麼死急峯聞曰老僧罪過 玄沙云山頭老漢蹉過石霜 頌曰

千疑萬慮扣禪關徧界非藏豈小言象骨玄沙猶定

動悞他游子失歸源高賢不用隨聲色地久天長自對門 汾陽昭

石霜雪老盡悠悠月下相逢互唱酬爭似釣螺江上客一聲漁笛過滄洲 佛慧泉

雙眸自小患生盲兩耳從來只聽聲指點萬端都不見如何彈指得分明 保寧更

咫尺之間不覩師顏幸然獨露誰作遮欄老倒石霜曾指月區區雪老重饒舌釣魚船上謝三郎金剛腦後添生鏤 南華吳

收續 咫尺之間問石霜師云徧界不曾藏開市交關急

著眼塞北牛馬海南番

洞山聽

徧界不曾藏千眼應難見雖然咫尺間欲覓無背面
象骨苦提撕箇中猶未辨玄沙與發機射人用好箭

投子舒

石霜因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無鬚鎖

子兩頭搖 頌曰

三更月落兩山明古道程遙苔滿生金鎖搖時無手

犯碧波心月兔常行

投子青

無鬚鎖子卒難開枯木堂中莫亂猜千古兩頭搖不
動待他麟角衲僧來

保寧勇

增補

石霜示衆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 頌曰

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
步十方世界現全身

長沙岑

無門開

瞎却頂門眼錯認定盤星拚身能捨命一盲引衆盲

增補

石霜因裴相國來師奪公手中笏曰在天子手
中爲圭在官人手中爲笏在山僧手裡喚作什
麼公無對乃留下笏 頌曰

不是圭兮不是笏反身直入蒼龍窟
拿得驪龍照海珠知君大手方拈出

雲寶顯

不是圭兮不是笏祖祖相傳非外物掣電光中著眼
看直下承當早埋沒遇作家須拈出中下聞之生恍
惚太平恁麼多羅畢竟未離窠窟那堪明眼人前特
地一場忒怛

佛鑑勲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

嗣道五

一日隨道吾往檀

越家弔慰拊棺曰生邪死邪吾曰生也不道死
也不道師曰爲甚麼不道吾曰不道不道歸至
中路師曰和尚今日須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
尚去也吾曰打卽任打道卽不道師便打吾歸
院曰汝宜離此去恐知事得知不便師乃禮辭

隱于村院三年後忽聞童子念觀音經至應以
比丘身得度者卽現比丘身忽然大省遂焚香
遙禮曰信知先師遺言終不虛發自是我不會
却怨先師先師旣沒唯石霜是嫡嗣乃造石霜
霜見便問前來打先師因緣會也未師進曰却
請和尚道一轉語霜曰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
不道師遂禮拜石霜設齋懺悔他日持鉢復到
石霜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曰作麼
師曰覓先師靈骨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
甚先師靈骨師曰正好著力霜曰這裡針剗不

入著甚麼力師持鋏肩上便出 頌曰

兔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釐如山如岳黃金靈骨
今猶在白浪滔天何處著無處著隻履西歸曾失却
雪竇竈

終日挨門復倚樓幾回明鏡照梳頭一從事却潘郎

後也解人前不識羞

保寧勇

道吾解語無舌漸源無手行拳打得魂消魄喪方得
此道流傳石霜爲父雪耻苦屈之言難宣鋏子持來
四顧茫茫白浪滔天黃金靈骨今何在留鎮閭浮千
萬年

妙湛慧

木人把板雲中唱石女穿靴水上行生死死生休更

問從來日午打三更

長靈占

生也全機現死也全機現不道復不道箇中無背面
直下便承當不隔一條線逼塞太虛空赤心常片片

圓悟勤

無鬚鎖子兩頭搖無瑕璧玉三回獻反遭刖足太無

端誰料正言還侶反

佛性泰

當時苦口曾不道悟來靈骨方尋討練江寒月兩蕭

蕭浮雲散盡天如掃

夢庵信

生邪不道死邪不道一片清風鬧浩浩一時漏泄道

吾機反著襴衫倒頂帽

楚安方

收續本地靈明無一物幾人認得黃金骨扶鋏肩上便

行時大辯從來還若訥

丹霞淳

生前曾弗遇知音死後徒將靈骨尋只在目前何處

覓黃金鎖子任浮沉

本覺一

明頭落節暗裡喫交毒手當渠痒處搔雪裡鷺鷥飛

不見一隻銀鉗掛樹梢

雪竇宗

無生曲子物外禪客唱者能唱拍者能拍唱拍相隨

秋天月白大鵬展翅滄溟窄浩浩清風生羽翮

南

堂典

急水灘頭下釣時錦鱗紅尾尚遲疑驀然跳出洪波

裡殘霧擎雲宇宙低

應庵華

增收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

嗣船子

初住京口寺因僧

問如何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又問如何是法

眼師曰法眼無瑕時道吾失咲師遂請益後散

衆叅船子省發後歸聚徒道吾令僧往問如何

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又問如何是法眼師曰

法眼無瑕僧回舉侶吾吾曰者漢此回方徹

頌曰

法身無相法眼無瑕因風吹火借水獻花絲毫不立

萬別千差但看來年二三月啣泥燕子入人家

慈

受深

臭口開來經萬劫絲毫纔動鍊輪隨雲收雨散月明
夜反動江波說向誰

木庵永

夾山因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直須揮劍
若不揮劍漁父栖巢僧後問石霜撥塵見佛時
如何霜曰渠無國土甚處逢渠僧回舉侶師師
曰門庭施設不無老僧入理深談僧較石霜百
步

頌曰

當機一句玉珊珊內外玲瓏溢目寒無漏國中曾不

住月華影裡見應難

丹霞淳

不立纖毫已是塵那堪奔走問他人高揮寶劍無踪
跡月裡姮娥現半身

枯木成

拂牛劍氣洗兵威定亂歸功更是誰一旦氛埃清四
海垂衣皇化自無爲

天童覺

太阿在手誰敢當鋒青山萬朵白雲重重

京兆天
寧建

續學佛人人被熱謾撥塵見得幾何般狂風掃地雲
吹散獨立闌干宇宙寬

別峯印

隱顯全該不露顏白雲繚繞舊家山石人半夜敲金
鎖天曉泥牛過玉關

仰堂仁

夾山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此位無賓主曰尋常與甚人對談師曰文殊與吾携水去普賢猶

未折花來 頌曰

親言言處幾人知今古無儔類莫齊玉馬雪行歸夜半羚羊挂角日沉西

投子青

當頭不犯難開口假借傍來落二三卓爾混融無向

背西天佛是老瞿曇

枯木成

大方獨立峭巍巍八面玲瓏萬象圍正坐當軒無位位圓通無礙應群機

跌山如

夾山因僧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

嶂後鳥啣花落碧巖前後來法眼云我二十年祇作境話會 頌曰

月皎青松鶴夢長碧霄丹桂挂羚羊巖高壁仞千峯雪石筍生條半夜霜

投子青

蚌含明月珠生腹龍擁深雲雨洒空莫向平田翻巨浪直須點點盡朝東

丹霞亭

古鏡重磨又一新一回出匣一驚人石頭城下風雷吼老老禪翁把要津

寶峯祥

二十年前此地遊木蘭花發院新修如今再到經行地樹老無花僧白頭

鼓山陸

境話會來猶未是却問而今作麼生清涼元自鼻頭
直夾山依舊兩眉橫

徑山杲

續古路雪深覆好山雲更遞雁聲天外急遊子夜還
家

瞞庵成

月挂寒松碧嶂深石人未會雪中吟從前此曲知音
少鶴唳青霄出鳳林

枯木成

山邊水邊待月明暫向人間借路行如今還向山邊
去只有湖水無行路

天目禮

增夾山示衆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
非耳目之所到 頌曰

九轉靈丹難却易一鎚便當易還難相逢話盡壺中
事重把仙書子細看

長蘆

年來萬事總成魔老去閑添白髮多道泰不傳天子
令時清休唱太平歌

鼓山珙

癡人面前休說夢生鍊團上須有縫明明說與却伴
聾只管外邊閒打哄

徑山杲

握不成團撥不開德雲幾度下崔嵬有時行到海南
岸密密還從舊路回

最庵印

增夾山普請次維那命佛日送茶日云某甲只爲
佛法來不爲送茶來那云和尚令請上座日云

和尚卽得日乃將茶去作務處見師遂撼茶碗
作聲師不顧日云蘸茶三五碗意在鑊頭邊師
曰餅有傾茶勢籃中幾箇甌日云餅有傾茶勢
籃中無一甌便傾茶大衆俱以目視之日云大
衆鶴望乞師一言師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
籃子盛將歸日云手執夜明苻幾箇知天曉師
召大衆已有人也歸去來乃住普請 頌曰
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須颺下往往事從閑話
生莫將閑話爲閑話 朴翁鉅
擔板漢没拘束餓死首陽山誓不食周粟 虛堂愚

夾山在瀉山作典座瀉問今日喫甚菜師曰二
年同一春瀉曰好好修事著師曰龍宿鳳巢
頌曰

相逢借問衆僧麋莫比庵園香飯施紫氣夜隨丹鳳
轉金龍曉纏月中枝 投子青

變生爲熟逐時新好是二年同一春龍宿鳳巢輕奮
意調和味塞口多人 正覺逸

雨過龍庭苔蘚潤夜央金殿燭初紅宮姬雅奏昇平
曲禁外虛勞視聽聰 大洪預

投子龍宿鳳巢裡二年同一春桂花香撲撲平地是青

雲

大洪恩

收增

夾山嘗遣一小師徧遊禪刹殊無趣向及聞師道譽遠播乃回省覲云和尚有如許奇特事何不早向其甲道師曰汝蒸飯時吾爲著火汝行益時吾爲展鉢甚處是孤負汝處小師因而悟入 頌曰

汝蒸飯時吾著火汝行益時吾展鉢尋常恁麼老婆心自是你儂機不活機若活夾山本無奇特事百川倒流閑聒聒

癡絕冲

收增

夾山因僧問會處却不問不會處請師一言師

曰戶挂凋林影中辨取 頌曰

威音那畔不能行撒手還家懶問程寢殿無人空寂寂滿窓唯有月虛明

丹霞亭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四

丹陽居士賀學易室荆氏共施贊刻此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第二十四卷 豫章沙彌
德定對 長洲徐普書 建陽鄒友刻
萬曆丁酉仲春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有漏笊籬無漏木杓烜赫禪和晏生卜度伶俐座主

何處摸索金牙解使神鎗李廣箭穿雙鸚

琅那覺

大乘小乘井索錢索有漏無漏笊籬木杓直下承當

鼻孔失却

法雲秀

笊籬木杓錢貫井索見成家風受用廓落生涯放得
信緣看佛法更於何處著不用安排只麼從自然心
地常安樂

天童覺

二乘諸漏扣空王雪後那堪半夜霜秦漢旌旗度沙

漠唐虞黼黻拱巖廊

張無盡

笊籬木杓錢貫井索打瓦鑽龜徒勞卜度休卜度麒麟

麟只有一隻角

南華真經

收補有漏笊籬無漏木杓學語禪流徒勞卜度江邊有

箇釣魚人擲釣驚起遼天鶴

白鹿先

笊籬木杓錢貫桶索說妙談玄俱是錯清平鼻孔塞

乾坤天下衲僧無處摸明來握土成金悟去百草皆

藥幻折俱抵指頭踏斷趙州略約平常一句用無窮

限量知見徒斟酌

雪竇真

丈二鋼釘八尺鐵橛插在眼中猶自不瞥

中庵空

增收

清平初叅翠微便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微曰

待無人卽向汝說師良久曰無人也請和尚說

微下禪床引師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請和尚
說微指竹曰這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師
雖領其微言猶未微出住大通上堂舉初見翠
微機緣謂衆曰先師入泥入水爲我自是不
識好惡 頌曰

父子相逢意已彰尊卑何必敘炎涼叮嚀指點家園
事行盡荒郊話短長

大洪遂

土埋處處鐵菱角半夜經由未覺難天曉嶺根傷中
倒方知行過鐵門關

雪堂行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

嗣翠微

趙州問大死底

人却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州曰
我早猴白伊更猴黑 頌曰

活中有眼還同死藥忌何須鑒作家古佛尚言曾未
到不知誰解撒塵沙

雪竇顯

大死底人同活人三千豪俠又隨塵李陵本是収番
將却作降番上將身

佛印元

死去活來牙上露投明須到已先行誰家別館池塘
裡一對鴛鴦畫不成

白雲端

虛空產出餓牛兒頭角分明也大奇踏破澄潭深處
月夜闌牽向雪中歸

長蘆吉

趙州解燃無絲線投子能穿沒鼻針好手手中呈好
手紅心心內中紅心

佛鑑懃

大死底人還却活不許夜行投明到陳州人出許州
門翁翁八十重年少

鼓山珪

禾黍不陽艷競栽桃李春翻令力畊者半作賣花人

徑山杲

續收我疑千年蒼玉精化為一片秋水骨海神欲護護

不得鰲頭一旦忽擎出

正堂辯

棚前夜半弄傀儡行動威儀去就全子細思量無道
理裏頭畢竟有人牽

雪菴瑄

投子因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下禪床立又

問凡聖相去幾何師亦下禪床立

頌曰

水出崑崙浪接連天高地迥秀林巒禪床略下雲山
斷凡聖無踪海岳寒

投子青

老婦低垂事舅姑起來爭免面模糊強將雲髻高高

綰遮得傍人眼也無

白雲端

投子下禪床雲中迸電光胡僧歸漢土六月下嚴霜

佛慧泉

投子示全機清風動翠微十身何處是贏得眼如眉

佛心才

愛向江邊弄釣絲
碧潭深處有嘉魚
釣頭不是無香餌
箇底如何釣得渠

長靈卓

捉賊分明要見賊
十身調御下繩牀
曾經巴剌猿啼夜
鍊作心肝也斷腸

佛鑑勤

投子下禪床
通身誰辨的
擬議卽千差
覲面難相識

京兆天寧璉

投子下繩床
今朝爲舉揚
驢前馬後漢
切忌亂承當

徑山杲

續玉麟帶角離霄漢
金鳳啣花下綵樓
野老不嫌公子醉
相將攜手御街遊

水菴一

投子下繩床
終非孟八郎
不搖三寸舌
未免鬼分賊
眼底欲條直
臨機爭探囊
裂破古今無
面目縱橫何處有
關防

武庵體

投子因僧問
月未圓時如何
師曰吞却三箇四箇
曰圓後如何
師曰吐却七箇八箇
頌曰

七八雖然正好觀
四三焉得便顛顛
頂靈光萬古輝
天地隱顯尋常不用搏

洞山聰

圓缺曾伸問老翁
石龜啣子引清風
昨朝木馬潭中過
踏出金烏半夜紅

投子青

圓後圓前作者知
四三七八解呈機
令人長咲善吞

吐留與叢林作是非

正覺逸

吞却三四枚吐出七八箇吞吐總完全不知是什麼

保寧子男

續

吞却易吐還難須彌頂上天風寒昨夜三更白如

晝不知誰共倚闌觀

佛性泰

投子投子機輪無阻要吞即吞要吐即吐若還磬齒
粘牙爭得超今邁古

石庵珙

投子因僧問和尚住此山有何境界師曰丫角
女子白頭絲 頌曰

山家世界別塵世罕曾聞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持贈君還也奇丫角女子白頭絲

正覺逸

丫角女子白頭絲猛獸堆中雪片飛一等住山誰可
擬閑雲流水不同歸

白雲端

續

花萼樓前春正濃濛濛柳絮舞晴空金錢擲罷嬌

無力咲倚闌干屈曲中

懶庵樞

住山境界問如何女子雙鬟鬢已皤觀面不逢休更

會白雲飛過舊山河

天目禮

增

投子因僧問春雨淋淋百草爲什麼不抽芽師

曰芭蕉只麼長僧問如何是玄中玄師曰去年
端午今年亦然曰畢竟如何師曰故非同別誰

說前後僧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仲春漸暄曰
如何是第一月師曰孟春猶寒 頌曰

投子投子超今邁古遇人識人頭灰面土一月二月
寒暄說說住峯高處見翠微紅蓮舌上無橫骨

門遠

站龍

孟春猶寒第一月仲春漸暄第二月若無閑事挂心
頭便是人間好時節江南并兩浙春寒與秋熱

庵岳

蒙

收增投子因僧問一大藏教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
演出大藏教僧又問黃龍新一大藏教還有奇

特事也無新曰演入大藏教 頌曰

頓漸偏圓權寔空有釘觜鐵舌河目海口一道清虛
亘古今八角磨盤空裡走

圓悟勤

演出大藏教言端語亦端兩頭都坐斷一劒倚天寒

冶父川

一出入半合半開羸鶴翹寒木狂猥嘯古臺要知
奇特事當甚破草鞋

木庵永

收增投子因僧問曹溪猶如指月靈山猶如畫月如

何是真月師曰昨夜三更轉向西 頌曰

昨夜三更轉向西曉來任運落前溪舉頭不薦團欒

底無限清風付與誰

慈受深

昨夜三更轉向西昏昏宇宙幾人迷澄潭影轉風初

息猿猱微聞嶺外啼

懶庵需

昨夜三更轉向西明眼宗師爲指迷若於話下尋端的未免泥中又洗泥

已菴深

收桶

投子因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叱叱曰飲

噉何物師曰喫喫 頌曰

玉角霜毛露地牛人間天上顯踪由不同雪嶺時時吼

宵若瀉山日日收

洞山聰

露地白牛起問端隨機叱叱齒牙寒不知飲噉是何

物喫喫直教滄海乾

乾明慧覺

收桶

投子問僧甚麼處來曰東西山禮祖師來師曰

祖師不在東西山僧無語 頌曰

蒼龍帶雨離深洞彩鳳啣花入帝關一句古今無滲

漏祖師不在東西山

雪堂行

收桶

投子因僧問如何是學人一卷經師曰題目分

明 頌曰

半滿金言玉轉環靈山一會受欺謾拈來題目分明也付與兒孫著眼看

佛心才

收桶

投子因雪峯侍立師指菴前一塊石曰三世諸

佛總在裡許峯曰須知有不在裏許者師乃歸

庵中坐

一日不快來榻

頌曰

說明道白埋塵混垢變化有由敗露不走誰知暗裡
骨橫抽要在轟轟霹靂手

月堂呂

有客釣鰲魚區區走五湖不知泥裏蚌滿腹是驪珠

佛鑑勲

增補

投子因僧問劫火洞然時如何師曰寒凜凜地

頌曰

天地爲爐萬物焦石人駕浪渡雲霄風生半夜霜威
重月落水寒逼鬢凋

投子青

增補

投子因僧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共坐不相識

曰恁麼則禮拜去也師曰暗寫愁腸寄與誰

頌曰

共坐同行世莫知幾人當面便逢伊縱饒紹續家門
者半是貧寒乞養兒

保寧勇

增補

投子因僧問一切聲是佛聲是否師曰是曰和

尚莫尿沸枕鳴聲師便打僧又問麤言及細語
皆歸第一義是否師曰是曰喚和尚作一頭驢

得麼師便打 頌曰

投子投子機輪無阻放一得二同彼同此可憐無限

弄潮人畢竟還落潮中死忽然活百川倒流聞聒聒

雪竇顯

高山可踰大海可涉投子投子到處盤摺一切聲是
佛聲從他認我碗鳴麤言歸第一義自要看渠尿沸
喚作一頭驢正令生光輝趁手打得走無路咭噤舌
頭何處歸

月堂昌

一條拄杖兩家使一往一來無彼此者僧若得投子
機隨手拈來打投子

圓悟勤

收增投子與僧遊山僧見蟬殼遂問殼在這裏蟬向
什麼處去師拈蟬殼就其耳畔作蟬鳴聲其僧

有省 頌曰

輕薄寒蟬殼枯乾敗葉形拈來臨耳畔連噪兩三聲

南堂興

收增投子指雨示僧云數日來好雨且道什麼處來
僧無語後因看華嚴經方有省 頌曰

陌上遊人競採芳不知眼底度春光夜來一陣落花
雨一百十城流水香

絕象 曉金

百花香裏鷓鴣啼白面郎君醉似泥赫日光中開得
眼福城東際草萋萋

竹屋簡

收增投子因僧問三身中那身說法師乃彈指 頌

曰

三身說法問端由彈指輕輕海岳收金鎖塔開紅日

晚夜深人咲碧峯頭

投子青

增

投子因僧問菩提煩惱是一是二師曰是二僧

便問如何是菩提師曰且坐喫茶曰如何是煩

惱師曰這僧聒噪人出去

頌曰

入草親尋草裏人重重有路掌中平不遇大商空突

曉日高猶聽打三更

木庵永

六祖下第五世之七

南嶽下後第四世之一

你爲

袁州仰山慧寂通智禪師

嗣瀉山

有梵僧從空

而至師曰近離甚處曰西天師曰幾時離彼曰

今早師曰何太遲生曰遊山翫水師曰神通游

戲則不無闍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曰特來東

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梵書貝多葉與師

作禮乘空而去自此號小釋迦

頌曰

遠離西竺路迢迢親向支那弄海潮若要清風生閭

外拽來更與四藤條

南華昌

小釋迦大文殊聞名號任稱呼藤條在握不能用被

他碧眼謾塗糊

疎山如

續瞬目西天此土揚眉此土西天出息千重百市入

息一念萬年禪禪閣浮樹在海南邊

南堂興

應真來訪仰山翁須信聲聞未盡空問著不知關候
子元來只是有神通

本覺一

仰山住東平時瀉山送書并鏡與師師上堂提
起示衆曰且道是瀉山鏡東平鏡若道是東平
鏡又是瀉山送來若道是瀉山鏡又在東平手
裏道得則留取道不得則撲破去也衆無語師
遂撲破 頌曰

仰山接得瀉山鏡告衆拈來行正令懵懂禪流眼不
開仰山直下驀頭釘

汾陽昭

提起分明照正邪衆人皆不啓唇牙譬如賣物無人
買最後須歸本主家

洞山聰

古鏡封來辨者難示徒行令衆當觀會中若有仙陀
客留得如今照影寒

海印信

師鏡拈來呈衆了癡人往往爭妍醜當時撲破不可
尋免教壞却兒孫手

白雲端

爲山古鏡仰山提日上東方月落西櫟落不知誰拾
得秋風索索草萋萋

保寧勇

師資相照見非輕將示禪徒衆失驚此鏡分明分不
得到頭分作兩分明

佛國白

全放全收意亦優瀉山送至仰山頭可憐一片如秋水三問無人撲破休

智海清

父子相傳鏡絕塵須知秋夕不同輪可憐無限迷頭者錯認空華鏡裏春

佛心才

續收八十婆婆學畫眉風流意比少年時若無明鏡分妍醜盡道不勞紅粉施

上方益

比謂拈來伸一問如何舉衆盡茫然不因一撲百襟碎定作人間醜婦冤

西禪淨

仰山隨瀉山游山到磐陀石上坐師侍立次忽鴉啣一紅柿落在面前師取柿拭過呈似瀉瀉

云子甚處得來師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瀉云汝也不得無分卽分半與師 玄沙云大小瀉山次仰山一坐至今起不得 頌曰

鴉啣柿子落師前致問何來事皎然各分一半甜如蜜如今不會更何年

汾陽昭

瀉仰分明亘古今父子相見意輒深果熟馨香鴉啣至捏來譬去似交襟要會二人端的處中秋月落映

潭心

洞山曉

增收仰山因爲山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師曰慧寂有驗處時

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曰闍黎僧回首師曰和尚這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爲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 頌曰

父子有時揚密意神通變化不相知喚回業識茫茫者笑倒爲山老古錫

真淨文

一喚回頭識我不依倚蘿月又成鈞千金之子纔流落漠漠窮途有許愁

天童覺

有本無本學益學損搬運不時提起却穩師子一滴迸六斛驢乳散入別人屋業識茫茫辨出時烏雞不在蘆花宿

月堂

收增

仰山問爲山大用現前請師辨白爲下座歸方丈師隨入爲問子適來問甚麼話師再舉爲曰還記得吾答語否師曰記得爲曰你試舉看師珍重出去爲曰錯師回首曰閑師弟若來莫道某甲無語 頌曰

是卽全是非卽全非大用現前攜手同歸不知猶自涉離微

松源岳

問處分明答處親縱橫有路慣反身相如奪得連城壁秦主安然致太平

木菴水

仰山臥次夢入彌勒內院衆堂中諸位皆足惟

第二位空師遂就座一尊者白槌曰今當第二座說法師起白槌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衆皆散去及覺舉似瀉瀉曰子已入聖位師便禮拜 頌曰

夢中擁衲叅耆舊列聖森森坐其右當仁不讓捷椎鳴說法無畏師子吼心安如海膽量如斗鮫目淚流蚌腸珠剖謔語誰知泄我機厖眉應笑揚家醜離四句絕百非馬師父子病休醫

天童覺

夢裡談空也大奇百非四句若爲離當時能舉摩竭今何必堂中下一槌

本齋見一

白日青天夢中說夢捏怪捏怪誑誑一衆

無門開

仰山因龐居士問久嚮仰山到來爲什麼却覆師豎起拂子士曰恰是師曰是仰是覆士乃打露柱曰雖然無入也要露柱證明師擲拂子曰若到諸方一任舉似 頌曰

兩個八文爲十六從頭數過猶不足拏來亂撒向階前滿地團團苔蘚綠

白雲端

賊偷賊物太希奇好手還他火伴知今日併賊齊捉獲得便宜是落便宜

保寧勇

收增 仰山後叅巖頭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頭拈拂

子置背後師將坐具搭肩上而出頭曰我不肖
汝放祗肩汝叔 頌曰

一豎一展一放一收仰山弄險過似巖頭賴是隨風
回棹棹幾乎反却釣魚舟 斷橋倫

收通

仰山一日在法堂上坐見一僧來問訊了向東
邊叉手立以目視師師垂左足僧過西邊叉手
立師垂右足僧向中間叉手立師收雙足僧禮
拜師曰老僧自住此未曾打著一人拈拄杖便
打僧騰空而去 頌曰

草舍蕭蕭寄白雲故人訪遠意殷勤寒暄禮節皆通

罷難免杯茶供養君

南叟菰

收通

仰山在洪州石亭粥後坐次有僧問和尚還識
字否師曰隨分僧乃右旋一币云是甚麼字師
於地上書個十字僧又左旋一币云是甚字師
改十字作卍字僧畫一圓相兩手托如修羅擎
日月勢云是甚麼字師乃畫圓相圍却卍字僧
乃作樓至勢師云如是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
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善自護持其僧禮拜騰
空而去 頌曰

道環之虛未盈空印之手未形妙運天輪地軸密羅

武緯文經放開捏聚獨立同行機發玄樞兮青天激
電眼合紫光兮白日見星

天童覺

收博

仰山因僧思鄧問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
何師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
聞千悟得大總持其有根微智劣若不安禪靜
慮到這裡總須茫然曰除此一路還更有入處
否師曰有曰如何卽是師曰汝是甚處人曰幽
州人師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師曰能思者
是心所思者是境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
返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曰某甲到這裡總不

見有師曰汝解猶在心信位卽得人位未在此
除却這個別更有意也無師曰別有別無卽不
堪也曰到這裡作麼生卽是師曰據汝所解祇
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鄧禮謝 頌曰
得坐應須更自看涅槃城裏未爲安披毛戴角重相
見歷盡艱難幾許般

大洪思

無外而容無礙而冲門墻岸岸關鎖重重酒常酣而
卧客飯雖飽而顏農突出虚空兮鳳搏妙翅踏翻滄
海兮雷送游龍

天童覺

幽州桑梓問來端歷歷山川在肺肝思底返思都叵

得披衣向後更須看

本覺一

凡聖總無別路岐返思思底幾人知春風不到桃源洞葉落花開自有時

慈受深

增

仰山問僧近離甚處曰廬山師曰曾到五老峯

麼曰不曾到師曰閭黎不曾游山 雲門云此語皆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 頌曰

出草入草隨解尋討白雲重重紅日杲杲左顧無瑕右盼已老君不見寒山子行太早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

雲山實顯

出草何如入草時全身入草爲慈悲仰山垂手隨他

去直至如今在路岐

本覺一

欲識廬山五老峯個中何地不相逢舌頭無骨隨人轉熨斗煎茶銚不同

慈受深

增

仰山問三聖汝名什麼聖云慧寂師曰慧寂是

我聖曰我名慧然師呵呵大咲 頌曰

神通游戲不爲難互換機鋒始可觀雙放雙收底時節呵呵大咲幾何般

本覺一

慧寂剛言是我名幸逢禪者更饒人若將利器比君子大咲欣然滿座春

圓悟勤

增

仰山向火次有僧參師曰一言說盡山河大地

僧問如何是一言師以火筇揷向爐中又移向舊處 頌曰

一句稱提萬象分肯同摩竭掩重門夕陽影裡風濤急不覺移舟下渡昏

投子青

增牧

仰山見雪師子乃指曰還有過得此色者麼衆

無對 雲門云當時好便與推倒 雪竇云雲門只解推倒不解扶起 琅瑯覺云卽今問汝諸人推倒扶起相去多少拄杖子撥過眉毛鼻孔呵呵大笑便擲下拄杖 月堂昌云推倒也錯扶起也錯且道還有過此色者麼 頌曰

一倒一起雪庭師子慎於犯而懷仁勇於爲而見義清光照眼似迷家明白轉身還墮位衲僧家了無寄同死同生何此何彼暖信破梅兮春到寒枝涼飈脫葉兮秋澄潦水

天童覺

推倒扶起靚面千里唯小釋迦風前按指直饒海印發光也是雪峯道底徧界是文殊徧界是慈氏樓閣門開竟日閑誰識善財童子

最菴印

增牧

仰山因陸郎中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師豎起

拂子曰只如者個作麼生入曰入之一字也不用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爲郎中 頌曰

生死涅槃翻手覆手正眼豁開二俱非有獨步大方
塵塵正受片片亂飄巖上梅條條縱舞溪邊柳

石

門曉

增收

仰山一日見香嚴乃問近日師兄見處如何曰
據某甲見處無一法可當情師曰你解猶在境
曰某甲只如是師兄又作麼生師曰你豈無能
知道無一法可當情者瀉山聞舉曰寂子已後
疑煞天下人去在 頌曰

寂子香嚴論見處直教聞者轉疑深相逢未肯三分
語那得全拋一片心

本覺一

增收

仰山臥次僧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師曰我說
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甚麼處師
推出枕子瀉山聞曰寂子用劒刃上事 頌曰

法身說法肉眼看物大智如愚大辯如訥拈起簸箕
別處春推出枕子露眠床劒刃上事故放毫光

月堂
昌

田中插鋤床上推枕千手千眼不審不審

龍牙言

增收

仰山因梵僧來叅師於地上畫半月相僧近前
添作一圓相以脚抹却師展兩手僧拂袖便去

頌曰

寂子偶逢穿耳客曾將半月示伊家僧添半月反然

去却道親逢小釋迦

本覺一

增收

仰山夏末問訊瀉山瀉曰子一夏不見上來在
下面作何所務師曰慧寂在下面鋤得一片畚
下得一籬種瀉山曰子今夏不虛過師却問未
審和尚一夏之中作何所務瀉曰日中一食夜
後一寢師曰和尚今夏亦不虛過道了乃吐舌
瀉曰寂子何得自傷已命 頌曰

開一片田密密綿綿兩頓粥飯其道自辦一夏與諸
人相見自是諸人不薦若也薦成一片是什麼一片
看取當門箭

龍門遠

味菴監金

寂子不虛過饅頭邊有功祇將一籬粟千載顯家風
翁翁年德兩俱尊家有詩書富可論飽飯憨眠無個
事却來敲枕弄兒孫

別山智

辛菴傳

增收

開得一片田種得一籬粟卞和三獻楚王玉設若不
遇別寶人至今猶在荆門哭午間一齋早晨一粥斷
絃須是鸞膠續陽春白雪有知音山自青兮水自綠
仰山同陸侍御入僧堂公乃問如許多師僧爲
復是喫粥喫飯僧爲復是叅禪僧師曰亦不是

喫粥飯僧亦不是叅禪僧公曰在此作什麼師
曰侍御自問取他 頌曰

來問威風頗不感幾多龍象在雲堂旃檀林裡曾無
襍造次風流豈易量 本覺一

收增

仰山因劉侍御問了心之旨可得聞乎師曰若
欲了心無心可了無了之心是名真了 頌曰

口朝鼻孔無空過眼蓋鬚鬚有古風信采骨頭花十
八等閒擲出滿盆紅 或蒼體

收增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

品類

因百丈遷化遂叅

瀋山瀋問我聞汝在百丈處問一答十問十答

百此是汝聰明伶俐意解識想生死根本父母
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師茫然歸寮將平日看過
底文字尋一句酬對竟不得乃歎曰畫餅不可
充飢屢乞瀋說破瀋曰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
我去我說底終不干汝事師遂焚平昔所看文
字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個長行粥飯僧免
役心神泣辭瀋山抵南陽忠國師遺跡憇止一
日芟除草木偶拋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遽
歸沐浴焚香遙禮瀋山贊曰和尚大慈恩踰父
母當時若爲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述頌曰一

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
機處處無踪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
上上機爲山聞得謂仰山曰此子徹也仰曰此
是心機意識著述得成待慧寂親自勘過 頌

曰

粥飯隨緣養病軀本無迷悟可關渠無端擊著菴前
竹直至今在半途

雪竇宗

放下身心如弊帚拈來瓦礫是黃金驀然一下打得
著大地山河一法沉

九峯昇

增香嚴因仰山見曰和尚讚歎師弟發明大事你

試說看師舉前頌仰曰此是夙習記持而成若
有正悟別更說看師又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
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錫之地今年貧錫
也無 頌曰

無地無錫未是貧知無尚有守無身儂家近日貧來
甚不見當初貧底人

鴈山元

年去年來貧復貧祖師擡脚重千斤愁人莫向愁人
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松源岳

增香嚴初開堂瀉山令僧送書并拄杖至師接得
便哭蒼天蒼天僧曰和尚爲甚麼如此師曰祇

爲春行秋令

一作冬行春令

頌曰

拄杖將來便徹心
淚流不覺思沉吟
春行秋令人驚
怪絕後光前絕古今

汾陽昭

接得杖哭蒼天
不言絕後與光前
春行秋令人難會
踏破草鞋鞋底穿

正覺逸

尊人寄物哭蒼天
春令冬行也倒顛
若有會中真衲
子禪床好與卽時掀

本覺一

家世拄杖佛祖付
囑瀉山寄來香嚴發
哭父子投機
陽春雪曲不是知音
大難相續

疎山如

香嚴示衆曰
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啣樹枝脚

不踏枝手不攀枝
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不對他又違他
所問若對他
又喪身失命
當恁麼時作麼生
卽得時有虎頭招上座出
衆云樹上卽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尚道師乃呵
大笑
頌曰

香嚴啣樹示多人
要引同袍達本真
擬議卽從言下
取喪身失命數如塵
汾陽爲你開迷路
雲散長天日月新

汾陽昭

呵呵大咲沒針錐
上樹何如未上時
任使香嚴多伎倆
傍觀不免爲攢眉

佛慧泉

曲設多方老古錐那堪枝上更生枝好如良馬窺鞭
影逐塊且非師子兒

保寧勇

古聖悲心利後人口唧枝上露全身直饒玄路無消
息未免家中喪二親

石門易

香嚴垂語真堪賞口唧樹枝懸樹上此時不問祖師
機且道渠儂底模樣

地藏恩

狹路轉身難東西盡是山行人不到處風定落花閒

上方益

續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新松趁嶺種芳草遶池
生手不攀枝脚不踏樹口裏唧得當頭蹉路問著西

來對不對罰錢依舊有人悔

月堂昌

故園春色在枝頭惱亂春風卒未休無事晚來江上
望三三兩兩釣魚舟

應菴華

香嚴上樹口唧枝手不攀枝脚纍垂纔開口
也又相違未上樹時道將來金剛寶劍頂門揮

喚不答

生龜

香嚴上樹住住住擬問如何葛藤露布

月林觀

香嚴真杜撰惡毒無盡限啞却衲僧口通身是鬼眼
無門開

無地無錐始是貧却來樹上強懸身雖然相識滿天

下畢竟知心能幾人

無禪才

增

香巖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枯木裏龍吟僧云
如何師曰髑髏裏眼睛後問石霜如何是枯木
裏龍吟霜云猶帶喜在又問如何是髑髏裏眼
睛霜云猶帶識在 頌曰

枯木龍吟真是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
盡當人那辨濁中清

曹山寂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五

片陽居士賀學易室荆氏共施質刻此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第二十五卷
德定對長洲徐普書 溧水瑞學堯刻
鶴厓丙申季冬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三十三